

鄉城文藝

3 • 4

魯迅紀念集

魯迅雜文選析之一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北大

一
一九二七年，尽管国民党全面展开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但人民力量仍然蓬勃发展。一九二八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对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革命文学运动十分关切。他深刻地观察和研究了在“革命文学”旗帜下的这支队伍，敏锐地看到他们当中固然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但也有不少人提倡的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他们“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正是这样一些人在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摆出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他们宣传“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唯物史观’”，并且以为唯有自己“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把一切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说成是反对唯物史观、反对革命文学、反对革命，甚至把矛头指向正在为击溃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而英勇奋战的鲁迅。

曾经目睹一九二七年血腥屠杀的鲁迅，这时“由于事实的教训”，已经认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为了学习无产阶级的战斗科学——历史唯物论

和辩证唯物论，鲁迅冒着生命的危险，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短短的两年内，他不仅阅读了《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许多经典著作，而且坚持认为有关革命文学的问题和纷争，只有“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他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亲自翻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等文艺理论书籍。真理的传播，对左翼文艺队伍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真理的指导下，鲁迅和自以为“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文学家”们，展开了持续两年多的全面论战。论战的焦点，就在于从中国社会和当前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一味地“关在玻璃窗内”“闭着眼睛作豪语”。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曾加以周密的分析，缺乏正确的阶级估量，因此，尽管他们高喊“‘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而已集·革命文学》）。失去了具体的战斗形象，又脱离了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口号喊得再激烈，也不过是无益的政治喧嚷。然而，“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难免的辛苦”的人们，却以为这样的“激烈”和“喧嚷”便是十足的“革命”，有了它，就算从资产阶级“突变”成了无产阶级，就可以称为革命文学家，站在群众之上，去“获得大众，不断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这种行为，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尖锐的指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他还警告“革命文学家”们不要

高高在上，尤其“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尽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提高了群众认识，锻炼了左翼文艺队伍。

与此同时，鲁迅还非常注意培养新的年青的文艺战士。例如一九二八年，主编《奔流》时，他就曾和殷夫等年轻作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多方面关怀他们的成长。一九二九年，鲁迅又直接帮助柔石等青年组织了目的在于介绍苏联、东欧、北欧进步文学作品的木刻版画作品的文艺团体——朝花社。先后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等刊物，在青年文艺爱好者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真理的传播，有关革命文学运动中重大问题的论辩，以及新的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迅速成长，为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当时加入联盟的五十多人中，有鲁迅和少数象柔石、殷夫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有正在成长的文学青年，也有不少鲁迅批评过的，尚未得到很好改造的“革命文学家”们，而具体的领导实权则被“左”倾机会主义的忠实爪牙夏衍、阳翰笙之流所篡夺。鲁迅当时就感到了这支队伍的缺陷，他不只一次的回忆说：“左联开始时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鲁迅书简》第七八〇页）而“左联”成员都是“读书人”，“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并且“在左联成立前后，有些所谓革命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们“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些“漂零子弟”指的就是夏衍、阳翰笙之流和一九三一年混入左联并窃取了领导大权的周扬。

面对着这样一支在左倾机会主义严重影响下，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队伍，怎样才

能将它引向正确的方向？鲁迅根据他几年来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根据他对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一开头就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这个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对鲁迅来说决不是偶然想到，随便谈谈，而是他几年来认真研究，反复思索的结果。

早自一九二七年起，鲁迅就多次研究了叶遂宁、梭波里、爱伦堡、毕力涅克等俄国作家的实例。这些作家在十月革命前都曾以很大的热情表示欢迎革命，但真正的革命来临并取得胜利，他们却有的怀疑观望，有的不满现实，有的甚至“活不下去”。原因究竟在哪里？鲁迅认为关键就在于这些人完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革命斗争的实际。他们所讴歌的革命和实际进行着的革命毫无共同之处，而革命如不打破他们的幻想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鲁迅说：“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能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命运；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三闲集·在钟楼上》）一年多以后，鲁迅又说：“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可见这对于鲁迅来说，确是一个时刻萦怀，反复思索的问题。鲁迅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此关注，就因为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鲁迅在和所谓“革命文学家”们长期论战中反复说明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通过的“左联”理论纲领中并未引起重视。这个纲领不仅没有提出左翼作家脱离革命实际的严重情况，反而标榜作家是当然的“预言家”、“人类导师”。因此，鲁迅在自己的《意见》中，极其严肃，极其尖锐地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倘“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那么，“左翼”作家就很容易成为右翼。

针对这个问题，鲁迅又提出今后应注意的几点，这几点归结起来是两个意思。第一，指出要从实际的社会斗争和革命的实际情形出发，看到中国革命的长

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也就是必须有“韧”的精神。鲁迅总结了长期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指出过去文化战线上的多次战斗，由于缺乏“坚决广大”的目的，不能“持久不断”，总是和旧势力妥协，失去了原来新思想的战斗灵魂，而剩下了一个对反动派并无危险的躯壳，于是作为装饰，被他们所容纳和利用。这也是鲁迅长时期研究的问题之一。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说过：“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因此，鲁迅一再强调“无产者文学”是“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为要达到这个“坚决广大”的目的，就要坚持长期的、艰巨的“韧”的战斗，决不能轻易满足于表面的“胜利”，更不要因为个人借革命文学之名，写了一两本“作品”，便以为“功成名遂”，革命到头。在《意见》中，鲁迅极其深刻地警告说：“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因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如果所谓“无产文学”竟在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文坛上，得到接纳与吹捧，这只能说明“无产文学”已失去了它危及反动派根本利益的战斗的灵魂而根本改变了它的实质。这正是反动统治阶级扼杀革命文学的十分毒辣的一手，不充分认识这一点，不进行持久的“韧”的战斗，就很容易受骗上当，走上名存实亡的危险道路。

第二，提出“战线应该扩大”。鲁迅对于“革命文学家”们“唯我是无产阶级”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不少人仍然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严重阻碍着革命力量的壮大发展；就是“革命文学家”内部也常因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互相攻击。例如创造社和太阳社就曾为谁是首先提出“革命文学”这一口号而争论不休。鲁迅深刻地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建立扩大的联合战线，首先要有共同的目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第一次提出在为“工农大众”的伟大目标下建立扩大的联合战线的思想，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却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一点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扩大战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应当造出大群新的战士”。鲁迅一向热切地欢迎和爱护“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二心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鼓励他们“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在《意见》中，鲁迅强调指出只有大群“青年战士的养成”，才能使已有的联合战线充实发展，才能“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敌制胜。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由于这种“隔断”，鲁迅当时未能明确提出并解决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得到了系统的、彻底的全面解决。但是鲁迅在《意见》中，捍卫了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肯定了人民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体，摆正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号召知识分子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对旧社会进行坚决持久的“韧”的战斗。鲁迅还希望“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建立和巩固“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统一战线。这些意见代表着正确的革命路线，保证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和当时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的一致而取得了大的发展。《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对一九二八年以来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刻总结，是长期以来革命文学阵线内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激烈斗争的产物，是当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战斗檄文，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文献。

如今，重读《意见》，人们总是惊叹于鲁迅洞若观火的科学预见。几十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无情地证明了凡“关在玻璃窗内高谈彻底的主义”的“左翼作家”，无一不在现实斗争面前撞得粉碎。通过他们的经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这一斗争规律得到了确实的验证，而鲁迅的《意见》永远召唤人们到实际的社会斗争中去，到革命的熔炉中去，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一员，把革命文艺看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长期的、不妥协的“韧”的战斗。它不断提醒人们对那些鼓吹无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无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要靠“天才”和“灵



感”，就能“涌出”革命作品来的“高论”；对那些自封英雄、救世主，视群众为愚氓，因而以为自己应该“坐特等车，吃特等饭”的精神贵族；以及对各种目的不在工农大众而为小团体或个人利益大搞分裂活动的阴谋家、野心家，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三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一篇在“左联”内部部的话，不同于在白色恐怖下对敌人进行战斗的杂文。这里没有“曲笔”，没有喜笑怒骂，也没有旁敲侧击，冷嘲热讽。它的显著特色正在于直截了当，结构单纯，条理清楚，论证充分。例如第一部分直接提出“左翼”有可能向其对立面“右翼”转化，然后列举了促成这一转化的三个原因，即开头用“第一”，“第二”，“还有”字样标明的三段内容。第二部分则是清楚地并列着“应注意的几点”，多半采用明确提出论点，然后用一系列事实加以论证的方法。例如第二段简洁地提出了“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个论点，略加解释之后，就直接用叶遂宁、毕力涅克、爱伦堡等及辛亥革命时“南社”的例子来论证它。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

结构和论证方法的单纯与论据的丰富多采，富于变化以及语言的形象化完善地结合，正是这篇讲话的显著特色。

短短不到三千字的讲话，所引用的材料和事例，其范围之广泛是惊人的。试看从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到苏联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卡尔斯基，从最时髦的“沙龙社会主义者”到主张恢复“汉官威仪”的南社文人，从最反动的作家邓南遮到法捷耶夫的《溃灭》，从十九世纪的海涅到当代的爱伦堡，从封建文人的“敲门砖”到资本家客厅里的“工人用的粗碗”，从白话文运动的历史经验到眼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现状……这其间是多么广阔的天地！鲁迅却随手拈来，恰到好处地说明自己想要说明的问题，而这许多多人物、史实、事例、比喻竟是如此严密、精当地组织在不到三千字的短文之中，却又绝无臃肿、堆砌的毛病，这是怎样的技巧和匠心！

《意见》通篇说的是极其严肃而又抽象的道理，但鲁迅却讲得非常形象、生动，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例如“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这句话以清晰的概念表达了准确的判断；但这还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论点，如果只有这一句话，那就不见得能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此鲁迅接着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这样，人们对“诗人”们究竟怎样自视高贵，就有了较深的感受。但这毕竟还只是类乎神话的说法，鲁迅又进一步用现实生活中的情状加以说明：“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于是“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和“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的画面就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每当遇到有诗人或文学家以为自己高于一切人，自己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时，人们就会想到它而认识到这些诗人或文学家是多么无知，多么可笑。这样，抽象的理论化作了具体的形象，而具体的形象又加深了人们对于抽象理论的理解。其他如幻想恢复“峨冠博带”的“南社”文人，资本家客厅里的工人的粗碗等等也都起着同样的作用。

旗帜鲜明的论点，准确简洁的判断，简单明了的结构，丰富多采的事例，生动形象的语言，构成了这篇讲话的特殊风格，使它成为我们学习准确、鲜明、生动的无产阶级战斗文风的典范作品。

魯迅雜文選輯之二

爲了忘却的記念

北大

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时候，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遇害已经两年了，这两年中，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上海的报刊杂志，只有《文艺新闻》隐约其辞地透露了一点消息。国民党就是想把这件事秘密起来，以便遮盖自己的罪行。难道烈士的英名和事迹就这样湮灭吗？难道国民党的卑劣凶残就没有揭露和抨击的时候了吗？两年来，这种强烈的悲愤，就象一团火燃烧在鲁迅心头。不！“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的！”

两年来，国民党的暴行有增无已，又有多少革命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革命文艺，则“野火烧不尽”，斗争仍在继续。对敌，为友，记叙两年前的这一事件，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旧事重提”，而是斗争的需要。为了鼓舞革命者的斗志，揭露敌人的罪行，鲁迅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拿起笔来，在烈士二周年祭的日子里，写下了这一感人肺腑的不朽名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追忆了和柔石、殷夫、冯铿等的交往的经历，一点一滴，都不放过，真实具体地记录了他们所做的坚韧工作和崇高的品质。由于鲁迅和柔石的关系最深，了解最多，因此，柔石的记叙，在本文中占了大部分的篇幅。而我们也完全可以把柔石在革命文化工作中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崇高品质，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批判自己弱点的革命精神，在狱中意志不衰的坚定态度……看作烈士们的共同的思想精神面貌。鲁迅通过这些具体的记述和感情的倾吐，再一次表达了他两年前提出的这一主题：“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鲁迅说是要把他们忘却，题目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可是，对于这些青年作家，鲁迅哪里能够忘却？在他们牺牲后，鲁迅除写了发表在《前哨》第一期上的两篇文章以外，又为国外刊物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他选用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牺牲》刊载在《北斗》上，作为“无言的纪念”。为白莽的诗集《孩儿塔》作序，让他的作品广为流布。一直到鲁迅逝世前的几个月写的《写于深夜里》

一文中，还又一次写到这“比叫了出来更猛烈”的爱、悲哀和愤怒。那么，鲁迅为什么又一再说要“忘却”呢？这是包含着极深沉的意思的，它表现了使作者无法承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悲愤。越是说要“忘却”，却越不能忘却。鲁迅这种矛盾心情的自我流露，这种对革命前驱的崇敬和不能忘怀，正好说明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是“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同革命共同着命运，与革命者的心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在漫漫的长夜中坚韧工作、继续战斗的决心。

《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写作上也是有着它突出的特点的，这就是：

—

《记念》是一篇有浓郁抒情色彩的记事文章，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贯穿全文的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感情。鲁迅对白莽的诗集《孩儿塔》的评价，用在这里也很恰当：这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虽然对柔石他们的革命活动不能明写，对反动派的斥责需用曲笔，但是，动人心魄的感情力量没有丝毫减弱，原因就在于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和革命共同着命运”，他的文字，是他的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

鲁迅的襟怀是坦白的。在他的文章里，我们找不到丝毫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他不怕暴露自己，因此，写到和冯铿的“隔膜”时，批评自己是“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对柔石等的为革命文学的成长而兢兢业业、辛勤劳动，对他们在狱中仍坚持学习的革命意志，鲁迅给予高度的赞扬，同时，又从爱护出发，坦率地指出他们“相信人们都是好的”这种缺乏斗争经验的缺点，并且用自己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刻斗争经验加以纠正。鲁迅既写出了柔石等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长的过程，也为革命青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更加感受到作者与革命一起跳动的脉搏。战斗的，同时又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这篇文章的爱憎感情有了深刻的内容和坚实的基础。

《纪念》这篇文章，以记事为主，记事与抒情紧密结合。鲁迅没有一般地、浮泛地讲对反动派的恨和对革命者的爱。他把描述的重点放在事实的记述上，在记述事实时，融汇进作者的感情，或用概括的文字，从思想意义和感情上作画龙点睛的点染。一次见面，一件衣服，一只饭碗，一言一笑的记述，无不饱含鲁迅的深厚感情。例如送白莽两本裴多菲诗集这件事，鲁迅用一段文字来写，先说明这两本书从版本上说并非很珍贵，但在鲁迅说来却是“一种宝贝”；然后介绍三十年前托书店到国外购买时的经过，写出得来的不易；再写对书的酷爱，“大抵带在身边”，而回决计送给白莽，“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鲁迅没有一字一句写到他对白莽的爱护、培养和期望，但是这种诚挚的心，不是在对这两本书的具体叙述中传达出来了吗？

在记事中选择有表现力的用语，在抒情时运用适当的句式，也是《纪念》感情表达强烈的一个原因。用“袭击”写出了悲愤的猛烈；把“不明不白”的地方与“明明白白”的合同对照，表现了对国民党“官厅”的憎恶；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形象地比喻了黑暗专制统治的严酷；用“淤积”写青年的血，对从清朝、北洋军阀的蒋介石的暴虐恣肆，投以愤怒的谴责。“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这种把自己和柔石他们对照着说，并采用排比的句式，表现了鲁迅的沉重、不能忘怀的纪念的情感。而在文章中两度出现的“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更说明了鲁迅对革命烈士的怀念是无法自己的。

二

《纪念》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思想感情表现上有波澜。作者并非从头到尾都使用同一的调子，而是张弛相间，逐步推向高潮。每当我们读到烈士牺牲的部分时，感情的激荡也同作者一起达到了高峰。从表现的技巧上说，这种效果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是高潮的出现有充分的准备。文章的头三节，用朴素的笔调写柔石等三人的言行，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使他们不大为人所知的事迹得以流布，但是，对于第四节来说，又未尝不可以说是为它作准备。因为五位青年作家的牺牲是重要事件，是文章主题得以充分表现的关键，而不单纯是引起作者对亡友回忆的背景或起因。通过阅读头三节，我们的脑海里活跃着柔石等的形象，他们的精神品质感动了我们，这样，遇难一事引起我们的震动，就是自然的了。

其次，在柔石等被捕后，作者放开了笔墨，用深

沉的感情，一层紧似一层地渲染了对他们命运的焦虑、悬念。这种悬念，同对事情发展的叙述交织在一起。柔石等被捕后，鲁迅处境危急，避在客栈里，但记挂的是柔石等人的消息，这是第一层。接着，郑重地笔录了柔石狱中写的信的全文，连同信的格式也保持原样。既表现了柔石对鲁迅的深切的关怀，同时，也间接地写出了鲁迅对柔石等人的惦记，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写到传说更加纷繁，局势更加紧张，柔石等人“毫无确信”时，焦虑不安更加推进了一步。这时，鲁迅写道：“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列举的是生活细节，表现的是鲁迅对战友挂念的深厚和细微。就这样逐层加深的忧虑不安的气氛中，就在这种“毫无确信”的情况下，文字突然转折：“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读者的心情很自然地也随之紧张起来。

第三，在写完了柔石“他的身上中了十弹”之后，鲁迅独立成段地写下了“原来如此！……”四个字。感叹号表示情绪的强烈，删节号中隐藏着难以尽述的千言万语。这是作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震惊得讲不出话来的表现：“原来如此”，是出乎意料的震惊，没想到这样的青年竟惨死在反动派的枪弹之下；“原来如此”，又是意料之中的愤怒，鲁迅经历过长期阶级斗争，看透了反动派的本质，料到他们什么样的勾当都可能干得出来。短短四个字，蕴含着复杂而强烈的感情，文章至此达到高潮。但是，作者并不是把高潮单单停留在强烈的感情上面，而是把思想感情进一步向前推进，引导读者去认识事件的意义。先是“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的沉痛的句子，继之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愤怒深沉的七律，用高度概括的文字，从爱憎的两个方面，集中地讲出了文章的主题，使文章的思想、感情，推进到新的高度。

三

《纪念》的结构严谨完整。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五个人；记叙的不是一件事或一个场面，而是包含着许多零碎的事情。材料上的这样的特点，给组织结构带来一定的难处。要有恰当的线索，自然而然又妥贴地把这些人物和零碎的材料贯穿起来，并且做到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这样，结构才能浑然一体。鲁迅写的是悼念文章，文章的体裁，决定了《纪念》不追求全面记录这些作家的生平经历，也决定了《纪念》除表现人物的思想言行之外，还要突出作者的感情态度。因此，鲁迅把他和这五位青年作家的关系（交往、接触）作为线索，把本来散乱、孤立的材料组织在一个整体中。鲁迅对这些青年作家了解的深浅，对他们材料掌握的详略，决定了文章的

线索；反过来，文章的线索确定后，便成为安排人物和材料主次的依据。柔石与鲁迅关系最密切，他们为革命文艺的发展一起战斗过，了解最深，他在文章中占最大的篇幅，第四节高潮部分，也是在对他的描述上展开的。鲁迅与白莽有过一些接触，描写份量次之。至于冯铿等三人，或未见过面，或虽见一面而不熟悉，便略写一段，或一笔交代。有些对于这些作家的生平来说是重要的事件，由于鲁迅没有亲身感受，在这篇文章中下降为次要材料或加以舍弃。相反，有些看来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小事”，由于能很好地表现青年作家的思想面貌，并能突出地表达鲁迅的感情，而上升为主要的东西。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柔石等人的思想事迹不被许多人所了解，因此，鲁迅想尽办法，从回忆中搜寻有关他们声音笑貌的一点一滴，加以表现，这正体现了鲁迅对牺牲了的革命青年的感情。而为他们多写一笔，实际上也是对反动派的抗议和示威。这样，鲁迅和白莽的三次见面的情况，柔石与鲁迅在马路上行走的情景，对冯铿“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的追忆……等等，这些描述在文章中，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主题有表现力的。

材料。由于严格地遵循了作者确定的线索来结构作品，文章中写到的人物虽不止一个，但繁中有简；材料虽多，却多而不乱。既突出重点，又照顾了全面。

《记念》一文结构严谨，还表现在脉络清楚、过渡自然上。由开头读白莽文章，纠正里面事实的不确切，自然地写到白莽。由送书给白莽，补叙是托柔石送去的，引出柔石。又由柔石的介绍引出冯铿。第三节，又一次写托柔石送书给白莽，而写他们一同被捕。在他们牺牲后，再补写李伟森、胡也频这两人。整个文章，一环扣着一环，紧密无隙。从内容上说，文章是由浅入深的，读者的体会认识，也随着逐步加深。高潮之后，最后一节是文章的结束部分。这一部分重复了前面一节的某些文字，目的是为了在反复中使主题更加鲜明，得到强调。但它又不是高潮中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简单重复，而是发展和深化。在这里，鲁迅用含蓄的语言，表达了对于反动派必然灭亡、人民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夜正长，路也正长……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有力的结尾，不仅给读者以勇气，且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編 後 話

这回第三、四期合刊。

第三期以《鲁迅纪念专页》为特色，来稿多数能突出鲁迅当年反帝批修批孔的精神，并能结合到马来亚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可喜的开端。

第四期以《通讯文艺》为特色，支农的《茂盛胶林亲手裁，满肚苦水满身债》，报导了农民的反饥饿斗争，值得细读。丁旭的《冲出“后院”》则转译了星大学生最近创作的几首诗歌，并简要地报导了最近发生在星大校园内的一系列风波。这些文章都能使读者对发生在祖国大地的一些重大事件有较确实的认识。

合刊号有的评论是颇有理论广度和深度的，原则性强，针对性也强，抓紧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而从容表述，既肯定了成绩，又驳斥了谬论，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彼我矛盾，例如《要坚持先进思想意识的领导地位——驳高胡对鲁迅反潮流精神的歪曲》、《从思想意义评马田诗集〈南飞的箭〉》。

合刊号增辟《“雪”中送炭》，选登读者来信计三篇，其中《千山远隔有红章》为纪念新文艺战士高湖的悼文，扼要地评介了高湖的杂文、诗词。高湖不怕苦、不怕死、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值得我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如果说，创刊以来算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那么这经验又是什么呢？

只有四个字：内持外游。

學習魯迅 緊跟歷史主流向前进

今朝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尤其一九二七年以后，鲁迅的道路，充分体现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

三十年代前后中国政局的特点，是一方面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又一方面：红区反“围剿”的胜利。但身在白区上海的鲁迅，为什么也能在这一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当时，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但鲁迅始终站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最前列，为了学习无产阶级哲学，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以内山书店一个职员的名义，租用一个房间，专门存放经典著作。这个秘密读书室，尽管窗外寒风呼啸，囚车飞驰，可是它每夜的灯都亮着，鲁迅就在这儿深情地翻读着，从经典著作中得到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认真改造世界观。

就在那样艰于呼吸、拿红皮书也要坐牢的环境里，鲁迅学习了《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论中国革命问题》等著作。在学习过程中，他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多想苦想，为了想透问题，他经常彻夜不眠。鲁迅还主张读书“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到后来，鲁迅在病危中，还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就是鲁迅一生坚持为革命而学习的感人事迹。

上述经典著作，鲁迅将之比喻成“这是一包军火，为起义的奴隶们偷运的”。鲁迅就是这样地看待“革命的理论”对“革命的运动”所能起的作用。

这些经典著作，鲁迅不是学习里头的词句，而是在里头找观点、立场和方法。他经常运用这些理论来对照自己，摒弃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成分，积极地促进世界观的根本改变。

正是由于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使鲁迅成为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他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他的立场更坚定，斗争策略更灵巧了。”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正由于鲁迅已很好地掌握了政治上的显微镜和望眼镜，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他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当他看穿了周扬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反动本质时，立刻给予反驳，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口号，坚持和捍卫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另一方面，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彻底地批孔反儒的文章，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无什么关系”，从而揭露了当时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鲁迅的一生，始终和工农群众，革命青年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从来就重视革命实践，也从来就注意理论学习，他一生最反对“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或者是关在房子里，“高谈彻底的主义”。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就是毕生实践着他所提出的号召。

今天，身为马来亚新文艺工作者的我们，不仅要学习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精神，更要着重学习他坚持刻苦读书、理论联系实际的感人风格，把学习理论和改造世界观紧紧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在艰苦复杂、“乱云飞渡”的时局中，紧跟历史主流，去战取新的胜利！



魯迅告訴我們

洪 哨

鬥爭道路絕不是筆直的

鲁迅不愧是文化革命的主将旗手，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一文中，一开头就一针见血、极尖锐又深刻地提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个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

读到这里，往事浮现眼前……

记得中学时代一个同班同学，他为了参加表演艺术团体，不顾父母强烈反对，不屑学校功课，火热地为集体忙。接触一两本好书之后，他时时以“进步者”自居，喜夸夸其谈、发豪言壮语，诸如“誓为文艺轻骑兵”之类，然而，全不见有什么实践。毕业后，巧得很，我们都在一间洋行办事，初时，他依然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但总是自以为是，颇有“天下老子第一”的思想。渐渐地，洋行的生活腐蚀了他，他再也不是“进步者”了！

冷静地分析这类层出不穷的事实，可以发觉到他正是被“自以为进步”所误。“自以为进步”，必然会产生骄傲的念头，学习就不认真，况且，往往以为表现在口头上、文字上、舞台上的“进步”便等于行动上也“进步”了。这正如鲁迅所形容的在客厅里谈谈彻底的社会主义、喊出一些很激烈的口号是很容易的，然而他们也往往是激烈得快，平和得快。

自此，这活生生的事实教训，就成了鞭策我前进的力量。

我深切了解自己的一些进步理论得自本本，还只处在理性认识，它还时时斗不过灵魂深处的旧思想，因此投入火红的生活、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是很重要的。一有空，我便东奔西跑去从事体验式的劳作。有时也自以为很警惕了，再也不会步上那个同学的后尘了，然而，血一般的事变临头时，我便胆颤心惊了。

那时候，“漫天皆白”，风刮得正紧，也刮走好多人，自己于是又内心矛盾重重起来，有时觉得自己所接受的理论是正确的，应当奋不顾一切地维护它；有时又觉得并非自己不肯改造世界观、不接受新事物，而是环境逼人太甚了；甚至有时也后悔起来：为什么自己不要作个普普通通的人呢？！（这种想法实在是一个大问题：难道一个仅在书本上接受进步理论的人，便很不平凡吗？）就在这个非常时候，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怪信，信中内容自相矛盾，显然是恐吓性质，况且也单凭口说：毫无实证。然而，这已令我震惊不少。正如鲁迅所说，革命不利时，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更是显著，于是，我妄想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脚踏两只船，稍为移动重心——暂时退避，不接受新生事物，等适当的时机再卷土重来——以堂皇进步者的姿态出现。

直到后来经朋友的分析，才使我恍然觉察到自己的思想是这样动摇不定，还没有“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世界观还是旧的。

想想当时所想出来的“妙法”，不禁觉得很可悲：一来，这根本无异于妙想天开的井底蛙！二来，归根结底，是缺乏真正的斗争胆略所致，以往自己偶而也参加体验生活的劳作，实际上，它与真正投入革命实践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短时期的体验生活是容易办到的，感受也不同，往往会产生错误的自慰方法——暂时吃苦耐劳，而作永久的生活逃兵！而真正奔向生活的人，就要有战斗精神，“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过去，体验生活后往往产生一个怪现象：劳作时很勤，并决心向困难挑战，回到家里，却是两样心情，似乎那些琐碎的家务不算锻炼的范围，只有到外面去动锄头才算锻炼。职是之故，体验式的劳作成了掩饰自己不肯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避风港。

此外，我也领悟到鲁迅所说的，“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就会由“左”变成“右”这句话。鲁迅告诉我们：斗争道路绝不是笔直笔直的，而是崎岖不平的，只有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才能胜利前进！

學習魯迅永遠傳播的精神

對口詞

嚴 劍

甲： 魯迅的一生，
 乙： 是战斗的一生！
 甲： 魯迅的精神，
 乙： 就是反帝批修！
 甲： 他不只对公开的敌人作战！
 乙： 还要对披着画皮的分子抗争！
 甲： 魯迅豪迈地宣布——
 乙：“敌人是不足以畏惧的”！
 甲： 魯迅也痛心地指出——
 乙：“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合： 许多事情都被这些内奸断送！

甲： 什么是“正人君子”？
 乙： 陈源这班军阀帮凶。
 甲： 什么是“特等学者”？
 乙： 胡适之流——帝国主义奴才。
 甲： 什么是“新月派”？
 乙： 梁实秋这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甲： 什么是“第三种人”？
 乙： 苏汶这批主张“超阶级文艺”的反动文人。
 甲： 什么是“孔孟之道”？
 乙： 孔家店替古今反动派设计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合：“这类反动文人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甲： 谁是“四条汉子”？
 乙： 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
 甲： 什么是“国防文学”？
 乙： 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国民党文学。
 甲： 什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乙： 这是鲁迅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而提出的无产阶级口号。
 甲： 畜生！他们对鲁迅大布“围剿阵”，狂吠不止，
 乙： 但鲁迅不怕！他对于路线斗争决不休战！
 甲： 鲁迅正视来敌，发出他的七首和投枪！

乙： 鲁迅一下子戳穿“四条汉子”的假面具！
 甲： 周扬一伙自吹是什么“革命作家”，
 乙： 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
 甲： 他们说什么“联合战线”，
 乙：“背后却专用播弄、造谣、恫吓！”
 甲： 说什么反对宗派主义，
 乙： 气魄却小过白衣秀士王伦！
 甲： 文艺界的乌烟瘴气，
 乙： 遮不住鲁迅雪亮的眼睛！
 甲： 内奸的流弹暗箭，
 乙： 敌不过鲁迅的七首投枪！
 合： 啊！鲁迅，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流尽鲜血、永不休战！

甲： 恶毒狡猾的买办学者，
 乙： 却最提倡“费厄泼赖”！
 甲： 自命不凡的卸用文人，
 乙： 却在高呼“带住”！
 甲： 损人牙眼的蛀虫，
 乙： 却极力反对报复！
 合： 呵！胡说！
 甲： 落水狗一只也不能放过，
 乙： 对任何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合： ——这就是鲁迅给我们留下的遗嘱！

甲： 鲁迅早已豪迈地宣布——
 乙：“敌人是不足以畏惧的”！
 甲： 鲁迅早已痛心地指出——
 乙：“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甲： 我们不但要对公开的敌人作战，
 乙： 更要对披上画皮的分子抗争！
 甲： 今天，我们要接过鲁迅的七首！
 乙： 要拿起鲁迅的投枪！
 甲： 横眉冷对千夫指，
 乙： 俯首甘为孺子牛！
 甲： 站稳立场！
 乙： 艰苦奋斗！
 合： 把鲁迅的反帝批修精神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



沿着魯迅的方向挺進

黎 迅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辉事迹，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坛，也照亮了马华文坛，孕育着中国和马来亚的无数新文艺工作者。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意志是最坚强的，他没有丝毫的卑躬奴颜，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小说、诗、书信、杂文，都能表现出他彻底地反对帝、修、反的感情，例如他写出了五四运动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面貌：政治腐败，农村破产，人民受着官、匪、绅、兵的压榨。就在那种“风雨如磐黯故园”的气压下，人民过着流离失所、凄怆万分的生活，而一般年青人则在彷徨和苦闷。此时的鲁迅先生，却以锐利的笔锋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援救了封建礼教迫害下的妇女，唤醒了广大的知识份子献身革命。鲁迅先生的作品，“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的作品“更具有普遍性”——概括了一定的典型形象和阶级斗争规律。在五四运动后，他更加积极提倡新文学，常常通过一些联系，对学生运动和青年左翼作家给予全力的支援。后来到三十年代中期，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以对抗修正主义份子周扬一伙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并揭露了“国防文学”其实是“国民党文学”顿使“群魔嘴脸毕现”。

魯迅掃蕩

· 點 墓 ·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又说：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是从他下手。”

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心情，指出千年的“仁义道德”史的血淋淋的本质——“吃人”！曾亲受过旧礼教的“侵蚀”的鲁迅先生，体会到“廿四孝”的非人虐杀；他更在故纸堆中抚摸过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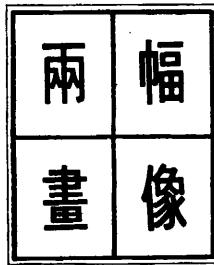
鲁迅杂文，尤其是后期的杂文，富有尖锐的战斗性，决非那些不懂唯物辩证法作家所能企及，因为在鲁迅杂文中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作家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于旧社会恶势力的斗争，必须持久战，要注意实力，培养出大群的新战士，反对自由主义，深入批孔批修。但有人却给鲁迅先生一个“杂感专家”之名，其实却含有鄙视的意思，这类人根本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说话，妄想削弱鲁迅杂文的无比犀利的锋芒。

总之，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反映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历史，他宝贵的性格，坚强的意志，不向黑暗社会低头、坚持斗争到底的精神，是我们马来亚新文艺工作者的榜样；但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马华文坛现状跟鲁迅先生所处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非常相似，即由于军事上“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激烈，文艺上两条路线斗争随之激烈。因此，我希望马华文坛的后起之秀，应以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为榜样，要敢于向敌人冲锋陷阵，痛打落水狗，痛斥修正派，学习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沿着鲁迅的方向挺进！

千年
的
吃
人
文化

碑旧籍；而封建的遗毒始终不能夺走他凛然的英魂，他不会“同化”于“人肉筵”的摆设者，更不会追悔他“叛逆”师道、圣门的正直行为。是历史，是活生生的现实斗争，刷亮了鲁迅先生的眼睛。他迥然的目光，透视了孔家店贩卖的货色，透视了孔家店欺叟骗童的鬼蜮伎俩。他，以真理的笔，为孔家店拆档。

他用反语诘难了孔夫子，用铁一般的史证把“仁义道德”的金粉招牌扫进粪坑。他也正面地提出古今中外累累的实证，叫孔家店吹嘘的“中庸”、“烈节”、“忠孝”、“安命”、“仁恕”、“驯良”等等修心养性的所谓“内圣”条规变成了空壳。在那重修孔庙、再建雷峰塔、男女有大防、维护“三纲五常”的旧时代，旧社会，鲁迅先生毫不妥协地批判着孔孟



■ 泰來 ■

墙上，久经考验的画纸，画着大义凛然的鲁迅先生像。这张三年前的水彩画，就是专为某音乐会的纪念鲁迅晚会所作的。这张画出自谁的手笔呢？——出自一个身染痼疾病人的手，他的手指由于长年的筋痛与破损，已经弯曲短缺了，使到他不能正常有力地把握笔管、顺畅地一挥而就；待到他画成后，满头淌下热汗，整个衣领湿透了。站在一旁的我，便弯下身扶他一臂之力，好让他那双义腿站立起来，能够较稳当地活络一下筋骨。这时，我们把鲁迅先生像高举起来，内心充满敬意。

“画得很差！”他说。

之道，深刻地剖析了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露了帝、修、反尊孔读经的祸心。

有压迫必有反抗，有尊孔就有反孔。自有孔子以来，不甘受“孔教”捆束的人不断地发出呼声，但一直是片断、隐晦、或带矛盾性的，象王充、黄巢、洪秀全等等。当然，由于历史局限，他们不可能写出透彻的，代表受迫害阶级利益的革命作品。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革命的序幕。从那时候起，对主张开历史倒车的尊孔复古思潮发动了总攻击，这才开始了明确的批驳，判定了孔家店的幽灵。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就是坚韧无畏地向形形式式的尊孔派猛烈开火，写下了《十四年的“读经”》、《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一系列的讨孔檄文。

今天，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国度，仍继续着“批孔反儒”运动，显示了正邪的斗争是曲折、不歇的。鲁迅先生当年为旧中国唱尽了“挽歌”，惋悼一切被旧社会活活埋葬掉的妇女、小百姓。鲁迅先生更为旧中

“你已经尽力画了，有几分传神。但我们最要紧的是脚踏实地，学习鲁迅先生坚韧的战斗精神，为人民事业默默地搬一石一木……”我说时，只见他脸上浮现了十多年来从没有见过的欢笑……

啊！鲁迅先生以他永不休战的革命精神，振奋天下受苦人的心！

二

在大型旧日历纸的背面，画着六隻虎虎有力奔跑的马，是这样的吸引着我……

那是去年当我访问一间木器工场，这一张墨水画是挂在木工叔伯们平时画图的桌子上方。于是我向木工叔叔了解到这是一名少年病人画的，在我的请求下，他热情地带我去认识他——今年十四岁，就读华校，从小患上恶疾；其父亲为肥料厂劳工。由于家贫，不能奢想出外地拜师；连在家自学，也参考材料奇缺而只得尽力用搜集到的贺年片或日历画依样描绘，特别是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少年更是久学不倦，迄今也有几分描马奔、画虾游之神态了。再者，我们访问他时，他当场按照赠他留念的一张鲁迅先生画而挥笔，不到十分钟立就。画的背景是五四运动的游行列队，画中的鲁迅先生的眉宇神色，已能传达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的抱负与决心。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卅八周年，同时激励作者能在旧社会缺乏条件与关怀下，冲过逆境，战胜病痛，学好美术而为人民服务！

国敲响丧钟，催促教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早日结束。他怒斥那些“正人君子”之流所鼓吹的“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谬论，其实质是要人受奴役而叫好、受荼毒而喊妙的愚民政策。

今天，在这烽火争燃、帝修争霸的廿世纪七十年代，在“科学”的背后，仍充斥了祭孔、钻经、忏悔等新鲜的“人肉筵”。一切吃人的文化不消灭，空泛雅洁的“仁爱”、“慈善”、“照顾”，都是虚假，充满血腥的。孔家店的香火，替一切反动王朝服务了二千岁以上。

半世纪以前，鲁迅先生为孔家店拆档。档是拆了，但经营孔家店却未曾绝嗣，其复活孔家店的算盘仍在无声地拨动。

决不能让一间吃人的黑店再兴建为害的！在拆掉这店的所有分店的同时，更要把受害的一切地方不断给予消毒。

对付吃人的文化，“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要堅持先進思想意識的領導地位

駁高胡對魯迅反潮流精神的歪曲

· 應 裳 ·

一
二幕話劇《翻身》，无论在思想內容或者創作方法上，都有着严重的錯誤傾向。

九月間，麗的呼聲華語話劇研究組公演了這個話劇，並且在《演出特刊》里發表了高胡寫的《魯迅的反潮流精神》一文，力圖為這個話劇提供所謂“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根據。

這個問題，是應該嚴肅地給予重視的。它有助於提高我們對文化戰線上存在着兩種思想、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

由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夠明確，導致部份藝術工作者只求在藝術界保持一團和氣，不願或者反對向危害及新藝術運動向前發展的錯誤思想和歪風作鬥爭，因此助長了自由主義的傾向。

然而，錯誤思潮和後級意識在新藝術队伍內部頑強地表現自我的事實，却雄辯地證明了“必須先有了團結”一类“唯團結”論的謬誤，從反面教育了進步的藝術工作者“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鬥爭”，在文化戰線上堅持無產階級先進意識的領導地位。

二

高胡的文章，抬出“反潮流精神”這個名堂，反對新現實主義（即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要求複辟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藝術的地位。

首先，我們要問：反潮流是什麼？

反潮流就是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錯誤的潮流進行堅決的鬥爭。”

反潮流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原則。正如辯證唯物主義的公然申明自己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個

特点一樣，反潮流精神也帶有自己異常鮮明的階級性。

對於這一點，高胡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却還是在文章中對真正的反潮流精神大肆歪曲，企圖達到他推銷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藝術的目的。

伊里奇早曾指出：辯證唯物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辯證唯物主義者。在先進階級意識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這樣的“裝扮”早已是“明日黃花”的一種慣技，徒然暴露使用者本身的拙劣吧了。

這種“舉紅反紅”的惡劣傾向，基本上形成了高胡這篇文章的主要特徵：無產者的反潮流精神，到了高胡手里，卻變成了反對無產階級新現實主義藝術、複辟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藝術的根據；公開宣言“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中國新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也被丑化成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資產階級迂老頭了！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計。”高胡如果真正要求自己進步，要求自己對新藝術事業有所貢獻，那麼，他顯然有必要謹記住上面引用的教導，徹底對自己整風，樹立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三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魯迅對周揚一伙在一九三六年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始終是進步藝術工作者們所應該反復學習的。

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要求在擴大隊伍，團結最大多數人共同對敵的同時，還必須在自己陣營內部堅持無產階級先進意識的領導地位；而周揚一伙的“國防文學”，則是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階級投降主義政治路線在文化戰線上的應聲。

高胡在文章里，論述了這場論爭，行文的語氣，

似乎表示站在鲁迅的立场，反对着周扬一伙。他说：“我们有必要认真向鲁迅学习，向他吸取反潮流斗争的历史经验。”

然而，“伪的就是伪的，伪装必须剥去”！高胡到底“向鲁迅学习”了什么？“吸取”了什么“反潮流斗争的历史经验”呢？

他的新现实主义“脱离现实”论，他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还有它发展的余地”论，何曾有丝毫的坚持无产阶级先进立场的味道？实际上，他刻意吹捧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论调，也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恰恰就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周扬一伙长期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文艺理论，在新的地点、新的环境底下的翻版吧了！

四

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到底又是什么货色呢？

它产生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充分暴露出它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开始以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极不合理的现象，然而，他们的“批判”，不但不敢否定其剥削本质，不敢触及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是梦想给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开药方的。

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批判，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

那么，在此时此地，认为“旧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是‘过时’”的创作方法这样的言论，是“脱离现实去照搬外国的新文艺理论”，“是极为错误的”主张么？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了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最大限度地发挥“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作用，进步文艺工作者有必要把文艺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变革运动服务这个理性认识，化为自己的自觉的革命实践。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也应该从这个路线觉悟的高度出发，才可能正确地作出评价。

经典著作告诉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变革运动，“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是这场运动的领导核心，农民、知识份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共同推展运动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也反帝、反封建，在运动进行中是应该团结的对象，

但他们和劳苦大众之间又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乱了我们的阵线。”

同样的道理，在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一定程度地“批判”不合理的现状，如二幕话剧《翻身》，就通过赌博为题材，对劳动者难以度日、物价腾涨等社会现象作了一般的表面的抨击。这样的作品，在当前有一定积极的意义，是不应否认的。

但“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由于其阶级观点的局限，往往不是把现实写得过于消沉阴暗，看不到社会革命力量的茁壮成长，使人对斗争的前途（不能曲解为斗争中个人的前途）失去信心；就是对丑恶的制度进行妥协，如话剧《翻身》，始终不曾把对赌博的批判提高到否定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高度，反而对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牢狱油刷美化，胡说成拯救劳动人民堕落，使他们醒悟，走上“翻身”大道的理想国。

因此，对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对高胡、《翻身》剧作者这一类人进行争取和团结的同时，还必须致力于做好肃清这一类作品和思想意识中的有害成份的工作。

“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才能够在团结对敌的同时，确保新文艺工作的方向，为反帝、反封建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

在纪念鲁迅逝世卅八周年的庄严日子里，重温鲁迅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对执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国防文学”口号进行严厉批判的历史，使人感触良深，心红眼亮。

今天，竟然有人藉鲁迅之名，在“认真向鲁迅学习”的幌子下，企图重犯当年“国防文学”口号一类性质的错误，向鲁迅阶级立场鲜明的主张进行严重的歪曲的篡改，贩卖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货色。

而鲁迅的光辉的论述，却就是一记最有力的还击：“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让我们紧随鲁迅的步伐，坚持正确的方向，为发展“爱国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奋勇前进吧！

高胡，并非《忆农庐杂文》的作者高湖。

萬 話 演 出

斥盡唱黑調的話劇《翻身》

攻仁

最近，观看了一出所谓“技巧上达”“剧力万钧”“不油腔滑调”“不套八股”又“不唱高调”的舞台剧《翻身》的演出。这是“丽的呼声”华语话剧研究组继一九六九年的《鬼域世界》后的又一次舞台演出。诚然，作为一个“广播艺术团体”能够争取到“在舞台上通过表演宣传正确思想”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比隔绝于无限空间的播音室更能显示艺术与生活的意义”。但是，《翻身》的演出，到底是不是在“宣传正确的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一名观众，作为一个为观看反映自己阶级人物生活的舞台戏剧，而不惜远途赶来冷气剧院的观众，对于这一个演出，我们是大感失望的，甚至是愤恨的！

“宣传必有目的，有的宣传包藏祸心，潜伏着歹毒的意图，有的却是颂扬真理，散播光明。”我们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而我们认为《翻身》这一剧所宣传的断然不是“颂扬真理，散播光明”的，它并且在有意地歪曲了广大的劳苦阶级形象。它极大的、过份的夸张了工人阶级的落后面；极少的、甚至没有颂扬工人阶级的崇高优秀品质。在舞台上的工人形象，绝对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形象，这是经过了歪曲、丑化了的！

在《翻身》一剧中，作为主角的工人阶级出身的王阿碰，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的劳苦阶级所具有的勤奋苦干、爱憎分明的劳动品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口出秽言、沉迷于赌博的赌徒。更令人气愤的是，剧作者通过阿碰这个人物，对工人阶级的坚持斗争事件、对于群众支援正义斗争的热情作了无耻的污蔑。剧作者安排王阿碰之签名“支持”工友的罢工，不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正义的、反剥削的斗争，而是因为他惊异于另一位工友的签名支持罢工的行动，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爆冷门”的、是“破天荒”的。为了不甘示弱、不甘落人后，阿碰于是也执笔签下名来“支持”工友的正义斗争了。将工人阶级的正义行动，描写为纯意气用事，这是对工人正义斗争的无耻的诽谤、卑劣的污蔑。对于这一点，我们提出严重的抗议！

为了有效地歪曲这一形象，剧作者于是刻意安排了让王阿碰以极端粗野的态度出现在舞台上。更在舞台上、观众面前、处理阿碰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厕所如厕，从而引起了一阵无聊的笑声。试问，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合乎剧本情节的需要，是不是对刻画劳苦阶级人物的形象有一定的帮助？若果不是，居心何在？！

“穷人孩子早当家”。穷家孩子有着勤劳、诚实、明事理的优良品质，有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但在《翻身》中所刻划的劳苦阶级的穷孩子，却不是这样的。如王阿碰的大儿子来顺，离开学校后，只懂得“教补习”、“有招贴天才”，在家里净是作剪纸，“象女人一样”（引自王阿碰语）。这是一句极端错误的话，剧作者竟然容许这话出自工人阶级口中，而不加以批判）。他甚至是不老实的。为挽救（？）父亲、使父亲早日实现“发财”的美梦；他竟然利用了自己的“招贴天才”，修改了父亲买回来的彩票、伪造头奖，作下了骗子的行为。（可恨呀！穷家孩子竟被处理成如此的幼稚、无知、可耻。）他甚至在心情烦闷的情况下喝得醉熏熏的，变得“半疯半癫”了。

而来福，一个念小学的穷人家孩子，竟然懂得将考卷上的45分改为95分（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修改分数能手绝对不是穷家孩子），整天想着买“多多”“电视机”。剧本还安排他主力欺骗父亲、并通过他把修改过的彩票交给阿碰，从而展开了所谓“剧力万钧、动人心魄，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一出舞台剧。

我们惊讶于剧作者对穷人家孩子的这一刻划。我们怀疑剧作者究竟对现实生活有多大的了解？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广大的穷苦大众的孩子，得冒着多大的风险，经风吹雨打、遭骄阳曝晒，艰辛地在生活的重磨下打滚。看看那些不怕风不怕雨、起早摸黑的派报童吧！想想那些置生死于度外，在狂奔疾驰的车轮间觅生活的马票报童吧！……他们有着多少的辛酸，他们又有多少顽强的生活斗志！反观《翻身》的王来顺两兄弟，他们是否穷家孩子的典型人物呢？我们要重申的是，贫苦的劳苦阶级的孩子是勤劳苦干的、热

爱学习的。他们绝不是“骗子”，他们绝不虚伪。还他们本来面目！

工友成发，是剧中出现的唯一先进分子（？）。然而，他的出场却又是那么的少，他的言谈行动又是那么的虚弱无力。除了前场他出现在阿碰家，劝说阿碰签名支持罢工事件、及末场阿碰家庭遭到重大打击时，他把被绑票的来福带回来，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外，在剧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的以他为代表的阶级力量。当他劝说阿碰签名支持工友的罢工行动时，他没有很好地向阿碰阐述分析这场斗争的意义及其正确性，反而容许阿碰意气用事地签下名来，而不加以指正。这就削弱了，甚至歪曲、丑化了工人的罢工行动及群众的热烈支持工友斗争的正确性与真实性。这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

作为先进工人的成发，在舞台上看不到他的关心工友、他的崇高的“三互”精神。对于工友阿碰的家庭，他是陌生的，从不去注意它、关心它、帮助它。当阿碰遭到了极大的困难，极需援助的时候，也不见他的踪影。对于阿碰的嗜赌，他视若无睹。他甚至还发出错误的言论，如说什么来顺有“招贴天才”。这不正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天才论”么？而论调却出自先进工人口中！正因为他的“招贴天才”论使得来顺倍增信心，更下决心修改彩票。这样子的塑造工人形象，是别有居心的，是我们所忿忿的！

由演出特刊，我们知道黑社会人物黑狗，“小时候也是很穷的”，“父亲是个小贩，每天三餐几乎都有问题”“又不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后，“因为听人说航海可以兼做走私生意，能赚很多钱的，事实也是这样的，的确给我赚了不少钱！”“后来破了‘空头’，可是‘已有了些本钱，也有了些社会经验’‘就开起赌馆’来了。

“事实也是这样的”吗？不！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这只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这绝不是典型人物、典型事件。至于说航海可以走私（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贩毒），这更是对处于被剥削地位的船员的极端诬蔑！我们说艺术的功用之一是教育作用，

为什么剧作者不利用这教育作用来澄清这一普遍的错误想法，却反而用来加强这一错误观念呢？为什么剧中的坏人坏事都要由受尽剥削的劳苦阶级来担当？这又是什么用心呢？

据说，《翻身》的创作是有现实根据的。它的创作素材是刊登于去年4月18日本地报章上的一段新闻。但是，别以为这样的题材就是具有普遍性的、真实性的。新闻报导说：“酒楼职工被控伪造彩票，企图领奖四十万元，被告之子承认在彩票上做手脚，只想跟父亲开玩笑，没想会惹麻烦。”这样的素材，到了剧作者手里，成了一个嗜赌的工人被儿子特意伪造彩票欺骗。儿子不是开玩笑的，是希望蓄意涂改彩票希望父亲能领得大笔奖金，今后过太平日子。这样子的“艺术加工”，其创作意图是什么呢？剧作者又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提炼素材呢？这不是在企图攻击劳动阶级的崇高形象么？

这样的一个演出内容，绝对不是“充实”的。对于广大劳苦群众而言，它绝对不“平易近人”。它真的“不唱高调”，它唱的是低调。不！是黑调！我们说，《翻身》当然不是新现实主义的（对于这一点，‘高胡’应该很高兴吧？这正是他的所谓假‘反潮流’的体现呀！见特刊第42页），不是“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也不是“反映此时此地现实的正剧”，只能是“高胡”所推崇的“旧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特刊第42页）的标本。

我们认为，这是一根有着虚荣外观的毒草。对于这样一根毒草，我们要加倍提高警惕，切不可被它的虚荣表现所迷惑。更重要的是，要把文艺毒草连根拔起，狠狠的，彻底的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荼毒观众。

限于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我们对《翻身》的这一演出仅能提出这些意见（虽则我们知道错误的思想同样充斥于演出特刊中）。有不足的地方，希望读者们、观众们指正。

1974年10月7日

勘 正 表

篇 名	正	误	期·页
送 别	任敌人锄也锄不掉	任锄也锄不掉	1 · 2
悼 战 友	七一 五 十 五	七一 七 十 五	1 · 2
忆 六 月	黎 海	林 立	2 · 4
启 事	《鲁迅先生逝世卅八周年纪念专页》	《鲁迅先生逝世卅七周年纪念专页》	2 · 24
奴 隶 山	死 生 线	黑 死 线	2 · 12
我要为祖国歌唱	我奔 向 战 场	我放 声 歌 唱	2 · 37



遙
寄
南
方

十三万方里山河
七百里南北相隔
在漫长岁月中
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

我们时刻在互相祝福
时刻在缅怀那些村舍——
人民呵好比土地
我们好比种子

但二月的骤雨
把我们拆散各方……
黑车把我载远了
而我们多么渴望多看一眼！

那晚黑夜最长
怎禁我们胸有朝阳——
就象民丹山脉的战旗
只有火红的青春一片

十年了！漫长的十年
我们谁也没有忘记那日子
风雷激荡的岁月呵
教我们的心燃烧在北斗边

南北相隔七百里
我们迈出最坚实的步伐
我们唱起最雄壮的歌
来纪念这个宁死不屈的十年！

伙伴啊！
让我们去迎接胜利的春天
祖国山河十三万方里
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

我

們

三

個

兩

個

殷
戈

我们三个两个
穿过寒风夜雨
我们三个两个
更珍惜学习的时机

何必黑板和纸笔
围谈中将真理互相传递
小板屋就是宽广的会所
我们更有驰骋的阵地

没有大合唱 也难搞话剧
相声，快板，更为机灵
没有“剧院”不要紧
我们的舞台是烽烟的大地

河岸上、菜畦间才布满我们的足迹
激昂的歌声又传过锡山胶林
啊 是我们三个两个
我们是文艺轻骑兵

三三两两——一大群
我们象种子撒遍大地
欢欣地吮吸朝露晨曦
要长出工农文艺

紅日在心上

憶鄉

你的诗，
传出十年铁窗的风雨，
象一片红霞，
浮过北马山头。

你的诗，
字字从血管喷出，
象飒爽红星，
迎来《国际歌》的洪流。

而今又是四月，
你用霹雳河弹唱——
北斗在边区，
红日在心上。

指期相見在前方

夏定

八年辗转两营间，会尽英雄始出监。
热泪难消心底恨，盛情三止手中箱。
枯泉濡沫驱寒月，万里奔波迎太阳。
今日匆匆离别去，指期相见在前方。

西江月 咏史

旅征

赤道红星四月，井冈火种南传。彤旗最忆煤炭山，
庆苏维埃初现。
抗日抗英怒吼，惊天动地锤镰。高歌宇宙燎原欢，
忽震春雷文献。

不再有一滴泪水

馬浪

妈妈探狱
这回她老人家
神情特别奇异
苍皱脸孔闪灼着光芒
心中荡漾一股豪气

妈妈远道来访
她知道几百名祖国儿女
已绝食斗争了四十七天*
此刻不宜进吃粗硬的食物
她手中只拿着两罐蜜糖

象战士一样
妈妈挺起胸膛
仿佛从火线凯旋归
她心中实有千言万语
乍见面却说不出半句……

妈妈这回呵 不再叙述身边琐碎
不再询问儿子几时能获自由
她谈起去吉隆坡
在家属抗议大会上
控诉狱中儿女生命垂危

她又谈起踏过刀丛
在催泪瓦斯中呼啸前进
无数的手扛起血红的布条
坚持到农历年除夕

霹靂河放歌

北弦

烽火里铸枪
历史的涛声唱心上

喜迎咱亲人
城乡现霞旗

霹靂河啊
星光无际

露天驻扎在“国会大厦”外面……

妈妈激动地倾诉
不时挥动着手势
仿佛还在同敌人扭打周旋
她说：“最后被强拉上红车
但我们全不怕去半山芭***……”

妈妈带来一束旧报纸
刊有她们抗争的新闻
“连我们这些半百老人
也挨几十下棒打脚踢
何况你们啊……”

她怒指着相片上的毒棍
双眼闪进出火焰
仇恨在血管中流过
竟久久地说不出话
万顷波涛也正在儿子心上激响

儿子似听见春雷声声近
多谢老妈妈带来了支援的佳音
无情的黑眼镜却在催促
一分钟后又要别离
老妈妈不禁热握住儿子的手

啊！亲爱的妈妈
这回神情分外坚决
分别时不再老泪纵横
不再有一滴泪水
滴痛了围墙内儿子的心！

1974·4·28

* 起因于“黄水生反迫害死亡”事件

**指吉隆坡半山芭牢狱

明月湾

沒有詩情畫意

賀 開

——伙伴来探，深有感触地说：“此地明月湾莫非‘人间仙境’？”我不禁慨然。

明月湾并没有画意诗情——
高墙、狼嚎、鞭影……

铁窗上锈出黄花朵朵，
囚室内凝聚血痕。

刑房那盏逼供灯火，
彻夜通明着刺目光芒。

难道这灯就是“冰轮高挂”？
斗争中，看我忠贞志士豪气干云！

万恶的兽类偏爱附庸风雅，
腐土的幽香怎掩盖血债？

旧世界已坍塌无数“白公馆”，
战歌的海洋要涌现红日；

正义的强音，正在墙内外呼应；
明月湾必将插上一面霞旗！

民丹灣

北弦

出华玲
过高鸟
飞兵民丹绝顶

歌工农
又届六月
苍山掀红浪

离仁丹半里
民丹湾
犹飘飒飒星火

望熱鐵窗

佳凌

谁不恨
明月湾
黑墙挡住了
红阳光

十年一晃
望热铁窗——
七百里外手雷抛
这里心田轰一声欢响

明月湾
明月没有光
是谁在那儿
把“星星之火……”唱
颗颗心就猛烈烧

探訪 謝斌

今天母亲来探狱，
她的面容忧悒又愁怆；
话语说不出，眼里闪着泪光，
象枯槁的黄叶飘零在地上。

我要问声妈妈家里可好，
她却已抬起头把我凝望：
“你爸爸上星期又进了肺痨院，
十岁的弟弟，上工时双腿给车撞伤。

“儿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出去？
十年已过去，还要多久？
你看我老迈得象根朽木，
你爸爸的病又不知哪年好？”

“妈妈你伤心又有什么用？
我们的奋斗本是为了穷苦的人，
坐牢是他们残酷迫害我们的方法，
只望你多安慰爸爸，叫弟妹记住仇恨！”

母亲用手绢揩着泪泉，
我满怀激愤地把她扶起，
探访的时间已逼近，
她老人家语不成声地跨出大铁门……



故乡三日

軍躍

小兰来信好几次了，叫我回乡走走，别忘了祖国的北方……

多少次，想越过长堤，无奈被护照拖住使我寸步难移。

然而，多少年来，思乡之心，早已飞过大海，和北方苦难的土地连在一起，和广大的亲人连在一起。

十年了，重踏上故乡的土地，内心该有多少说不出的激情，有多少说不出的欢欣。

十年前，别了小兰，别了广大的土地，打从长堤来到了小岛，当时，是父亲为了谋生才举家搬迁，心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许是年纪还小，也或许觉得小岛和内地都没什么差别，反正相隔咫尺，可以自由往来；十年后的今日什么都变了，感受也不同了。

来到关卡，第一个步骤就是填表格，然后查护照，盘问及检查，重重障碍，好不容易才得通过。心想：“果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了？是谁硬把骨肉同胞拆散？”想到这里，心头越觉愤恨！

车在飞驰，沿路两旁胶林不绝，还有那辽阔的稻田，翻滚着金色的波浪，原来是稻米成熟的时候了！

祖国的壮丽不减当年，富饶的土地到处有无限的宝藏，我怎不暗暗地叫道：“啊！我们伟大的土地，你是多么的富饶，又是多么的贫困！总有一天，无限的宝藏归人民所有，大地开遍幸福的红花……”

傍晚，来到小兰的家。

她早已站在门口等候，我高兴得冲了过去，放下行李，热烈地拉着她的手欢呼。没想到，一别十年，终于在今日重逢了！十年来，我们该有多少贴心的话要说啊！

我向她开了个玩笑：“欢迎我这个‘外国’朋友吗？”

她轻轻拍了我一下，说道：“你也学那些鬼讲鬼

话！”

我们都笑了，笑得正乐。

小兰的父母出来招呼我进去，他们都苍老了，该是生活的鞭子所使然吧！然而，以往的慈祥、和蔼却更甚了。

二

大清早，和小兰去割胶。

重执胶刀，有些不习惯了，老是拿不好，小兰看我手忙脚乱的样子，笑了出来：

“怎么？去到小岛，连故乡的割胶也忘了？”

“是啊，整天往书堆里钻怎不忘记呢？象牙塔好不容易才突破，让第一道曙光照进来吧！”我说。

“别讲到这样，又不是叫你来做诗……”小兰取笑着说。

小兰割给我看，又手把手教我握胶刀，但我始终还是不能掌握，割坏了好几棵胶树。

“还是拔胶杯吧！”我对小兰说，满以为拔胶杯是轻而易举的事。

背上了胶桶，把胶杯一杯杯拔了丢入桶内，起先速度是很快的，跑起来也很轻松，蛮有干劲的。谁知过了不久，背上的胶桶越来越重，又有点吃不消了。

最后的一项工作是收胶。我们一人提了一个胶桶，把一杯杯的胶液倒入桶内，开始还好，倒到后来，重量增加了，竟然要拖着胶桶走，甚至粗心大意，把胶液洒了出来。看小兰还是箭步如飞，非常勤快地一棵又一棵，一排又一排地收，心中不觉羞愧万分。

胶收完了，身体也软了。

“哎，脱离劳动太久，四肢迟钝了。”我说。

“这也难怪，是象牙塔的杰作啊！还记得吗，你以前割胶比我还快呢！”小兰打趣着说。

我们又谈起胶价，都因胶价控制在英、美帝国主义者手上，眼看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剥夺，怎不

教人痛恨啊！

“那些帝修反，知道油棕、可可价格好，容易赚钱，把不少的胶林都铲了，改种油棕和可可树。”小兰把近年来的情况谈了出来。

“只要土地、物产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得利的还不是他们自己。”

“是啊！多少人被逼转了行，从割胶到割油棕，或采可可，但是，生活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坏了。油棕园工作比胶园辛苦得多了，可可园的蚊子又比胶林多，就好象吸血鬼比在胶园的更猖狂一样。”

“在工农的齐心合力下，吸血鬼总是会被消灭的。”

“是的，其实，我们这里有谁不知道自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

我们一边谈，一边收拾东西，准备回去。

小兰的这句话，似乎给了我无尽的力量，心头亮了起来。是的，被欺压的人是最先觉醒的啊，只要大家觉醒了，还怕什么呢？

三

是留在小兰家的最后一天了；也是留在内地的最后一天。

“我们到金山上玩玩吧！以后又不知道你几时才来！”小兰提议。

“是啊！十年没去了，今日错过机会，以后我也不知道几时才能来。”

“其实，即使你来也没用，不久金山就要开发为外国旅游胜地，开设赌馆了。”

“真可恨呀！连金山也被出卖了！”

金山就在眼前，依然翠绿而雄伟。白云缭绕山巅，群峰连绵不绝，山腰飞瀑，听来却似不断起义的奴隶的吼声。

但是，数年后，金山将变成什么样？我真不敢想象！

在金山玩了一下午，想到不知何时才能重游，而且到时改变成什么模样，不觉有点依依不舍。这才更觉得祖国的命运和我们血肉相关了。

“我多么想留下来，重执胶刀，和大家在一起。”我对小兰说。

“别傻了，你去那边还有工作啊，怎么可以离开呢？”小兰关怀地提醒我。

十年来，不曾忘却北方的亲人和故乡的土地；然而，此一行，却更激起我对祖国的热爱：祖国是富饶的，但却被人剥夺得贫困；祖国是统一的，但却被人硬硬隔离了。

然而，总有一天，壮丽河山归人民所有，长堤畅通，人民自由地走在南北两岸。

我坚信：这么一天不远了。祖国天空，春雷已在响，红霞在飘了！

罰款

了事

笑仁

人力资源要珍惜
工业安全要注意
不顾安全损人力
罚款了事

节省能源功德大
浪费水电是犯法
知法犯法罪该杀
罚款了事

防止盗贼民有责
警民必须有配合
谁家入贼不抓贼
罚款了事

兒女們在渴望

成向陽

再一次北上祖国的大道
正是风雷激荡的时候
祖国的儿女在茁壮成长
祖国的儿女要锻炼成钢
我们要每棵胶树倾向北方
要高原上每条大路向左转
要达汉山英勇战叫
要彭亨河纵情欢唱

可是祖国南端的南园
还是那样娇嫩
那样沉醉在梦乡
那曾经红遍满园的相思豆
也不再洒落在儿女们的胸襟
斗室内凝涸着冰冷的血

湖心不再见到英雄事迹
水塔上不再有祖国的颂歌

几时要为南园粉碎枷锁
几时要为南园换新装
儿女们在激昂
儿女们在渴望

归途中
且摘下一枚百日红*
带到南园里种在心上

* 百日红为一种植物名称，终年开花，播种易，生命力强。

我們要土地

林 敏

动人的场面
日夜爆发在祖国大地
看！
这是示威的洪流
我们要土地！我们要土地！

碧绿田野
是我们血汗灌溉
为什么不能“耕者有其田”？
我们风雨烈日下劳作
却落得贫病交加
换来“非法占地”的罪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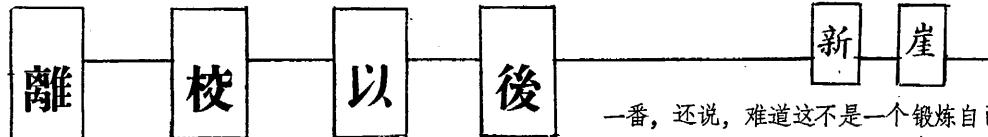
快还我们的房屋和土地！
祖国的人民哟
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我们做牛做马，流血流汗
养肥的是那些寄生虫
被压迫的工人兄弟哟！
要创造新人间
只有团结起来战斗！

看！烽火已燃遍
吼声震得天地摇
不畏强暴的人民哟！
怒向手铐、铁棒、枪尖
任催泪瓦斯千倍浓烈
示威队伍仍在呼啸前进

萬里望山之晨

馬 鐘

雄伟的万里望山
千盘直上
登得高看得远
近处是怡保矿湖盆地
远处是向南挺进的中央山脉
象条矫健的青龙
为祖国人民扬眉吐气！
祖国宝藏遍地是
万恨不是手中握！
笑指红日东方升
壮丽河山要开创



离开学校半年了！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学校生活那样的多姿多彩、那样的自由自在，它不尽是欢乐，而是充满了自我矛盾与思想斗争。

忆起刚出茅芦，初入社会的情景，不禁要哑然失笑。那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而将来，对我来说更是渺茫难测了……

当朋友介绍造船厂的工作给我时，我搜尽了不成理由的理由，企图婉拒。譬如说地点远、工作又危险，何况家里必定会强烈地反对等等。（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还没有下决心要到生活中锻炼，然而，这一切“困难”，在朋友的热诚帮助下，既找到离家的理由又有安身处，一切办妥了，我不得不领情去试试看。）

上工的第一天，我象要去郊游似地自备糕、水、甚至药物，因为我担心自己会晕倒在深不可测的洞底（事实证明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工友们见我很幼嫩，全未经风雨、见世面，因此都很热心地关照我，纷纷劝我别干下去，一来当灯一暗时，那些危险事故随时会发生，还有做久了身体会糟蹋坏的。这一切的关怀都成了我的藉口——堂而皇之的理由，况且，对一个向来养尊处优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干粗活，既脏又累，加之工作环境又恶劣，说真的，就这样干了一天，我便决心不干了！但是，朋友要我好好考虑

一番，还说，难道这不是一个锻炼自己体验生活的好场所吗？碍于强烈的知识分子自尊心以进步自居，当然很怕人家说自己轻视劳动，我只好又混下去了。

那段日子，寂寞、心烦时时相伴，内心时时自我矛盾，展开思想斗争：父母知道以后，强烈的反对，我该怎么办？怎样坚定自己的意志走应走的路？这些恼人的问题，使我心潮如伏，不能安下心来工作或学习。

然而，这段生活里也有着激人心弦的时候。股股友谊的热流注入我的心——工友晓得我怕高，不让我爬高工作，又把重的留给自己，轻的让给我，甚至为了不让我干粗活、糟蹋了身体，还三番四次的介绍一份又一份的工作。这些盛情难却的友谊，是多么可贵高尚啊！

工作了一段时日，在伙伴的鼓舞、关心及互助下，我逐渐明确了方向。当有更好的去所时，我依依地走了。但是，我明白，我不必悲伤，因为我正努力朝着康庄大道迈进，哪里不也是盛开了不落的友谊花吗？哪里不也是锻炼的好去处吗？

半载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千百万人踏过的路是漫长的、坎坷的、崎岖不平的。但是，这是一条应该走的路！

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需要互相关心、学习、提醒和鼓励，并且作为一个高级小资产阶级分子，唯有勇于放下包袱，不断展开思想斗争，改造世界观，才能落实抱负，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



陳 懇

要代价的“繁荣”

近几个月来，孤岛几间大的电子厂大批裁员，多者一千二，少者也有百多两百人。据悉，它们都是在“××法令”“××法令”的默许下进行的。（赔偿费是：工作两年以内者，一星期薪水；两年以上者，一个月薪水。）

裁员行动据说是世界性经济不景气造成的。老板接不到订单，因此不得不裁员以减低产量，减少支付工人工资等，避免亏本。

但有更多的工友透露说：并不是什么“世界性经济不景气”、“接不到订单”，实际上是星岛的工人工资太“高”（平均每个工人每天\$3.50至\$4.00之间！），老板赚得“少”了，于是把工厂移到工资可以付得更低（约每人每天在\$2.00至\$2.50之间！！）的地方去。

在这一系列的大裁员行动中，向来“工剥”（“Comfort”）的“爱帝优资”“工人代表”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这是广大关心这事态发展的公众人士所注意的问题之一。于是，人们了解了一——“爱帝优资”仍要其一本“爱”得肉麻、“优”得下跪的作风，丝毫不敢谴责老板们半句话，反而替老板诱骗工友：“你们不要慌呀，我们会替你们找一份职业的！”

失业即等于没饭吃，没饭吃，谁都会慌的。劝人

十五分钟休息牺牲了，中午吃饭的时间缩短了，上厕所的时间也给省了。全副精神、时间，几乎都用来做工，付出了多于平时数倍的精力。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他们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非常明显的，虽然件工可以超量的出卖劳力，赚得较高的工资，实际上还是老板得利。

如果市面行情不好，工人们的收入就会随之波动起来，没有底薪的一些件工则更惨。制衣厂的工友在淡季时的情况，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至于减薪、裁员，更是屡见不鲜了。

另一方面，件工们拼命的干，在相当熟练了之后，一天所赚的钱可能会比一般工友高，这时候他们又要面对老板降低工价的压迫，这必然激起工人们的反抗。面对工人的反抗，资本家必然要加以镇压（勾结黑暗势力），或是解雇旧工，聘请廉价新工。南马某黄梨厂和南洋鞋厂的工友，正是受着这样的压迫。这就是资本家更残酷压榨件工的情形。

不要慌，除非你能担保在这物价猛涨的社会环境中，给他们解决职业问题，即一天所赚的钱够吃三顿饭，搭两趟车（甚至更多趟），以及维持一家数口（包括起了价的水电费、学费）。

有人认为，工人的命运本来不好，让他们更遭殃些也不要紧。

但我们不禁骇然。

骇然于这据说拥有“社会繁荣”、“生活安定”、“收入占东南亚第一位”的荣衔的孤岛，竟已开始了工人成千成万地、无保障地被解雇了。这是繁荣的成果乎？安定的成果乎？亦或“第一位”的成果乎？

许多别的行业工友，如制衣业、针织业、三夹板业等，都是人心惶，大有裁员在即之感。因为许多工厂都散播着“世界性不景气”“接不到订单”的气氛呢。

不么，失业大军不久形成了。

这对于社会的“繁荣景气”真是一个大讽刺！然则，我谨此冒充某些人士呼吁（他们一定会这样呼吁的）：“工人们，请做出更大的牺牲，请更束紧腰带，请适应无限低下去的工资，请……”

因为，理由很简单：“繁荣”是要代价的！这就是：只见外资纷纷笑，不见工人饥寒迫！

除此之外，当工人的血汗被榨干，手脚不灵了；当老板已经被养得够肥了，旧机器换成新机器，生产方式机械化了，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操作了，一些手艺也被淘汰了；工人就会毫不留情的被老板一脚踢掉。老板雇佣工人，完全是为了剥削工人，毫无情面可讲。

旧社会是吃人的。我国的劳苦大众长期以来深受着国内外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残酷剥削，生活日益贫困，越来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劳动人民的逐渐觉醒，他们正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浪潮，迎头痛击着一切的反动势力。

人民要翻身，必然要彻底捣毁旧社会。当劳动人民毅然奋起之日，就是旧社会覆灭之时。

唤起工农千百万，正是一切有志于人民事业者的当前急务。我们必须站稳在自己的岗位上，为黎明红日的东升而奋斗。

從學府風波談開去

白

读历史的时候，总为封建时代的愚忠愚孝叫屈，替地主豪绅欺压下的人民打不平，总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能象现代人一样，把当时的情景分析个是非分明，想这主要是“愚民与奴化教育政策”的影响，“愚化”使多数的人民愚昧不清，“奴化教育”则使所谓精英份子，不分皂白的接受现存的意识形态，抱残守缺，甚至，为它涂脂抹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与血腥，重温历史，固然令人愤懑；时至今日，腐朽势力何尝曾放弃其故技？“穿大衣，购轿车，置新屋，千几二千元的月薪。”“豆粒人”的循循善诱，正是“奴化”的旧酒新瓶；限制进步文化，鼓励灰黄，不正是“愚民政策”的旧版翻新。

可是，令他们不安的是，时代的潮流，不息地激动着我们年轻人，使其自省，他们不但不停的接受新的洗礼，扬弃旧的包袱，并且，进一步打破了“豆粒

人”有意铸成的冷漠。

在精英份子凛冽的冷气“牛角尖”里，乍然，有人打破框子，让阳光射入，是可喜的，但是，“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腐朽势力的反噬，是必然的。所以，应记住鲁迅先生的话：“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什么。”

所以，把更多年轻人从“愚民”“奴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争取更多的人手，正是当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理想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目前，我们的社会工作者的努力虽稍有小成，但是，我们却不该对此产生估计过高或过于乐观的幻想。万里长征才跨出第一步！

封建王朝垮了，旧酒新瓶的花样也逞强不了多久了，加速腐朽的旧世界的死亡，创建红彤彤的新世界正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呵！

‘棍’的種種

• 紅馬 •

社会上常听说的有“×”棍、警棍等。“×”棍者，就是持着自己的特权地位，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人；当老百姓不堪欺压，要起来反抗时，“×”棍就动用警棍去殴打、去镇压。“×”棍者指人，警棍者指物；“×”棍手中掌握了警棍，就可为非作恶和鱼肉百姓。老百姓手无寸铁，当然就会被殴得头破血流了；要是老百姓也拿起了什么……来和“×”棍斗，那就被称为“非法”。反过来说，老百姓被警棍所殴，竟被称为“合法”了。

现在，除了“×”棍之外，还有一种人叫“学棍”。学棍者，乃指在神圣学府里作威作福，利用×棍的势力来欺压同学者。穷本溯源，乃是因为有了“×”棍，学棍也就应运而生。由于“×”棍们身居高职，不便挤入莘莘学子之群、堂堂学府之中，但又对那群热爱民族教育的热血青年放心不下，于是就安置学棍若干到学府中去。学棍者，拆字而解，一则有学生的名义，二则有“×”棍的身份，可见其不简

单。要是有谁不肯听命于学棍，不屈服其压力，学棍就持“×”棍的势力来对付（如断绝“助学金”），假如这样还压不倒别人，“×”棍最后就动用警棍了。

不论是“×”棍还是学棍，虽说是人，但既称之为“棍”，他们也就和警棍一样，是人所掌握的。别人要他们怎样，他们便唯命是从。自然，能指挥“×”棍和学棍者必来头不小。那么，指挥“棍”者为何许人呢？洋大人也！如此看来，什么“×”棍啦、学棍啦，虽说一时气焰万丈，但终究是洋大人用来镇压老百姓的棍子，一旦其主子倒台了，这些“棍”就变成搅粪棒了！

社会上总是人多于“棍”的。老百姓比“×”棍及学棍来不知多了好多倍。“×”棍、学棍们，别以为你们现在很了不起，要知道你们终究是少数，“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曙光初照)

采用书信的形式，固然容易给读者以亲切感，却也容易流于结构冗散、语言一般化，因为想到就写，就忽略了书信要能成为抒情的战斗散文，也必须象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注意到：一、将“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不被真人真事框住；二、从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给母亲的信》（第2期）的缺点就在于此。

“No money no talk”——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侩思想：《肮脏钱》（第2期）愤怒声讨了贪官污吏压榨电线工人的罪行。作品中如能针对电工同检查员之间的矛盾斗争作为线索而展开情节，可以改写成短篇小说。

《长夜漫漫》（创刊号）、《在工作中成长》（第2期）的作者，其文风真挚感人，是一个很有写作潜力和大有作为的文艺新兵。她以控诉之笔，道出了夜班女工的惨况（见《长夜漫漫》）；又由于“血债的恨”和工友们“阳光那般温暖的阶级情”，使她下定决心，豪迈地宣誓：“我会在工作中成长，永远跟着大伙儿奋勇前进！”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作者已开始从阶级觉悟的高度来理解工作的意义了。今天，她的文笔还是稚弱的，但一定会“在工作中成长”起来！

《故乡三日》（第3·4期）以带点感伤的笔调开端，却以“春雷已在响”“红霞在飘”结束，形象地描绘出散文中的“我”的内心波澜来——故乡必将变成丹山水赤。

看来作者有意将这篇写成小说，可惜不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能用行动揭示人

(接自第41页)

学生离开现场，可是，大学生们根本不理会，他们坚持同那些被迫害的木屋区居民战斗在一起。就这样，镇暴队把他们拘捕了。在被捕时，他们高喊口号：“Terukan perjuangan suei kita！”（“继续坚持我们神圣的斗争！”）。群众对他们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报以热烈的掌声。到了傍晚，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被迫到亲戚朋友家过夜。

物的内心世界；再者，对话也有点说教味儿，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小兰”和“我”似是同一人。

《要代价的繁荣》（第3·4期）是一篇斥外资、批工贼，为工人阶级而战叫的杂文。词锋虽泼辣，但不能“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鲁迅语）这说明作者还不能掌握“一分为二”的尖锐武器。

诗歌方面：《电子女工斗争记》（第2期）与《罚款了事》（第3·4期）同是新表演形式——三句半。前篇有人物形象，有情节，语言生动，主题也深刻，例如“铃声阵阵惊天响……”、“南洋鞋厂好榜样……”确是适合轻骑兵式的表演而又鼓舞斗志的好节目。后篇形式较简单，带点讽刺意味，别具一格。

一般初学写诗者，总是抒情叙事失之平淡，这里面也包含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首先是世界观问题，你要写工农，就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想工农所想、急工农所急、爱工农所爱、恨工农所恨；其次才是写诗的技巧问题，要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就必须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以精炼的、形象的、既富于音乐性又富于色彩感的语言去构成动人心弦的意境，从中畅抒了浓烈的战斗激情。

《曙光初照》三期来所发表的作品都是习作性质的，但可喜的是，思想方向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农的斗争生活。只要持之有恒，一面继续普及，一面努力提高，马来亚新文学运动就一定能够大发展起来！

这次的斗争虽然被暴力镇压下来，可是群众（特别是马来同胞），从这一事件中进一步看清了所谓“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什么，了解到各民族劳动人民都是受苦受难的阶级同胞，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才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可以相信，压积在各民族劳动人民心头的怒火，一定会再度燃烧；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群众的反迫害斗争将更迅猛发展！



也談談爲人民服務

竹秀

要为人民服务，首先必须坚定我们的战斗立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对先进著作的学习，弄通思想，并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去对待和分析一切事物。

对英雄人民的学习，这一点也是必须的。英雄人物之所以有战天斗地的精神，在敌人面前巍然如山，为人民的事业甘洒热血，这是因为他们“多壮志”，深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们学习他们，也正是学习他们的革命气节，并时刻自觉地用他们的行动来要求自己。

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一般知识分子对于“为人民服务”还是停留在理性认识上，尚未“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往往比一般的劳苦大众来得优越，未能切身痛感到阶级压迫的沉重。只有深入生活，亲身体验，才能把理论认识落实为行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和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勤劳朴素的作风，主动地关心他们，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爱他们所爱，恨他们所恨，才能在思想感情上起根本的变化，从而在工作中锻炼自己。

要做到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顾全大局，出以公心，处处为集体利益着想，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敢于批判自己的缺点，“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自己的缺点，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

恋爱问题是一项相当具体的表现，有许多人，他们在婚前有满腔热忱和豪情，想为人民事业出力，可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垂死挣扎的敌人总是要进行反扑的，有人因此牺牲是难免的。有许多人就因为怕万一“出事”，老婆孩子怎么办呢？——由于产生了这种私心，从此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只关心自己的“生活”，闭门不再问世事了，成了脱离时代斗争、滑出历史轨道的车厢了。

就如日前偶遇M君，从他的谈话中，觉得他不再有时代的气息和过去的热忱，他说：“某某的弟弟很厉

害，才二十多岁的人，一个月赚千多块钱！”似乎很是羡慕，又有点自愧不如人之感。且说过去，在坚持正确的群众文艺演出中，M君是一位颇有“雄心壮志”的人物，得到不少群众的拥护，那时所歌颂的是“亲人啊，何时返故乡！”——对那些坚持长期斗争、无所畏惧的英雄，他曾表现出何等深情的赞颂。可是曾几何时，他现在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竟是“一个月赚一千多块钱”的小市民！

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为人民服务，可是拣轻怕重，自己站在高高的，离群众远远的，觉得自己如果做那些细小的工作，就沾了“事务主义”的边子，尽可能使自己不去接近“危险”的边沿，以免遭受不测。这是小资产阶级怕苦怕死的恶劣表现。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歪风，树立起一心为公，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崇高思想品质，才能发展和壮大队伍。

对人民极端负责任

有一些表演艺术工作者总是用“由于客观因素与主观条件所限，缺点肯定不少”，“我们的经验不足……”等等来要求观众“原谅”自己，这种表现是不敢面对观众，企图以此来减轻责任。“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使我们的工作“于现在有意义”，有“永恒的生命力”，必须真心实意，从本质上迅速地反映群众阶级斗争，以总路线、总目标为工作的中心，否则就如隔岸观火，是毫无生命力的。我们要时时处处对人民负责任，永远和群众相结合，共同前进，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

在今天伟大的时代里，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先进著作，不断吸收阳光雨露，更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才能永葆政治青春。要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就必须先教育自己，先使自己成为时代促进派。

前进的历史就像大海中的船只，只有在光辉思想指引下，这艘船才能定向地前进。在征途上，即使狂风恶浪把船抛得几层楼高，冲击船头的巨浪炸天响，也终将化为微细的泡沫。只有久经斗争锻炼而意志坚定的人，能够顶风浪奋进，“大海航行……”歌四起。

從思想意義評馬田詩

过去一二年，诗坛上难得见到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艺术水准，特别是充满战斗力的好诗了。随着整个文学创作迫于“客观限制”而趋于低潮，一些所谓“现代派”的形式主义诗歌又竭力在一些报章或准官方书刊上抬头，重吟它们那梦呓似的调子；另一方面，过去两年所出版的某些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诗集，在唤醒人们精神，提高人们斗志方面，仍差强人意，全没法让诗歌成为时代的号角，斗士的战叫。原因有二：除了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客观条件”外，自然还包含诗人们因着各种顾虑和包袱而不敢放歌的“主观因素”。

在这种没有战叫，却过多呻吟的文学氛围中，四月出版社于今年六月初出版了马田的《南飞的箭》，无疑是马来亚新文学运动中这段低潮时期的一声响鼓，赤道上嫣然又一帜；也教人想起鲁迅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一文中所说的：“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

《南飞的箭》确实是一本具有深刻社会意义，饱含着斗争激情的新诗集。诗人用他那激动的语调，充沛的诗力，将他自《多情的小伙子》以来，在十年中所积累起来的苦战深情，汇成了可说是诗人自己向前挺进的一篇宣言书。这本《南飞的箭》，比起十年前的《多情的小伙子》，无论思想境界，或者艺术技巧，都有十分显著的提高。即使就生活广度来看，处在象马田那种长期染疾的生活条件下而能产生这样的诗歌，也未尝不是政治思想上和艺术实践上的飞跃。

要论述《南飞的箭》，有必要对马田所处的生活状况给予注意。因为诗集中所展现的生活广度，常常也就是诗人本身生活实践的反映。在论述马田的诗时，如果忽略了他所处的暂时无法克服的生活局限来对作品作主观的苛求，这样的批评是不符合“一分为二”原则的。

从《南飞的箭》的某些篇章中，可以看出诗人陷于一种极度恶劣的生活状况中。例如《我还是一样多情》这组诗中，就十分具体地昭示了诗人所熬受到的整整十年的痛苦。在这种几乎与生活隔绝的痛苦中，其所能接触到的生活与斗争实践，自然极其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品中看出马田正以他真挚的心为伟大事业而跳动，不断努力改造世界观，并尽

可能在诗歌中体现斗争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一、在我们的社会里，旧势力正在因其面临土崩瓦解而进行垂死的挣扎，一时回光返照地显得似乎强大，实则新生力量才真正在不断的奋斗中聚集壮大。处在这个马来亚黎明前的黑暗年代，我们的诗歌只有忠实地反映和表现这样一个战胜胜利的过程，并预示新社会的必然建立，才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诗歌。《南飞的箭》之所以被认为“有其现实的、历史的意义”，主要即在于其内容与取材方面和近年来一般现实主义倾向的诗集有较大的不同。那就是它更重视反映今天我国社会中急剧变化的主要矛盾，着重地歌颂了新生力量对腐朽顽固势力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特别不同的是，马田坚持了文艺服务于人民的原则，将尖锐的阶级问题置之诗中，并表达出人民正在遵循着的先进方向。

马田的选材有几个方面：其中有对工人斗争的支援，有对伟大理想的向往和歌颂，有个人感情的抒发，也有对坎坷生活的控诉。在所有这些题材中，文艺服务于人民的这个原则就象一条红线贯穿著整本诗集。这就使到整本诗集始终体现着正确的大方向。例如在《我还是一样多情》这篇组诗中，尽管写的仅是针对个人病痛中的琐事，但诗人并没有停留在描绘其悲惨状况来赚取读者的同情，也没有因个人的不幸而长吁短叹地对周围事物发着牢骚。相反地，诗人将个人的琐事（如吃药、打针等）同集体事业进行对比，肯定了集体事业必须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充份发挥“小事件中也有思想改造与阶级斗争”的严格要求，以新的高标准来铺展自己的心境，将读者引导进一个开朗、乐观的精神世界。

二、旧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观点认为作品的基本目的是“暴露黑暗”。于是产生了控诉生活，控诉社会的作品，但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旧现实主义的控诉社会并不含有“歌颂光明”的目的，因此其基调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哀歌。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旧现实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反映了作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旨在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从创作

集《南飞的箭》·何戈·

方法看，旧现实主义作家缺乏解放全人类的壮丽理想，就不可能用革命现实主义手法去深入批判旧世界，更不可能用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去想像红彤彤的新世界。

因此，要在今天广泛宣扬和提倡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自然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不能够同意这样的开历史倒车，搞旧现实主义复辟。马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诗集中当然也有控诉生活，批判现实社会的题材，他却并没有让自己也陷落于毁灭的绝望中。在《我们的母亲》里，他写道：

我们的母亲
一生受尽贫穷的逼迫
但有一双手——永不屈服

我们的母亲
长期被工作折磨、熬炼
深陷的眼睛啊

再也流不出泪水
再也不求神拜佛了
带着一颗愤怒的心
你看她——挥动着拳头
和我们年青人一样！冲上街头……

而在《笑着，活在世界上》诗里，他更进一步看见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的源泉：

我要挺起胸膛
和天下工人一齐
劈翻旧社会
笑着！活在世界上

这些控诉坎坷生活的诗，用来和《多情的小伙子》中的同类诗作比较，我们就可看出马田对表现时代风貌的深度与广度之不同了。

三、从新现实主义（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要求上，马田看到的是更丰富的、更火热的斗争生活，看到的是为伟大理想而奋斗的广大劳动人民，于是他把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过的斗争生活生动地描绘进他的诗歌里。例如赞颂工人罢工斗争的《铁马向前冲》、《罢工的

战旗》等篇。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反映劳动人民争取生活权益的具体斗争上，而不指出造成这些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根源，特别是不指出解决这一切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这样的诗歌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新现实主义诗歌。换句话说，在文艺创作中，只有把各族人民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同摧毁整个不合理社会的伟大历史运动联系起来，指出一条正确的必由之路，才是今天文学创作的真正方向。也只有这样去进行创作，才能使文艺服从于政治。

在《南飞的箭》中，可以看得出诗人在方面的努力。例如《罢工的战旗》一诗中，诗人明确地指出：

这回不是为了经济斗争
只为了坚决不参加黄色工会

虽然上述诗歌写成于一九六一年，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意义何尝不依旧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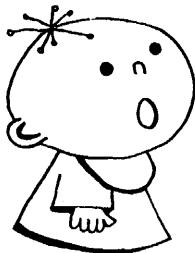
诗集的整个方向是鲜明的、正确的。马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出生在马来亚最南端，我们有十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的土地被分割”（《笑着活在世界上》）；并且豪迈地畅言“但谁敢阻止我们，热烈欢呼着祖国的名字”（《笑着活在世界上》）！象这一类气势磅礴的语言，至少是其他诗集中绝无仅有的吧！在主题篇《南飞的箭》一诗中，诗人更明确地看见了：

马来亚的历史航向
有伟大的手在掌舵

于是，诗人誓言（《我要为祖国歌唱》）：

在璀璨的光辉旗帜下
我的笔是冲锋的枪！

到了这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诗人的歌吟，而且是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向旧世界的开火！



专家奇遇记

胡二

目前政府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防止车祸运动，如今已是接近尾声了，报社为了对这次运动写篇专论，特地约我去采访社会学专家比得蔡先生。

我在专家大厦的冷气接待室等候，全身发烧起来，幸亏此时一个保安人员扯过我的采访证，叫我进去了。

在我眼前看见的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人，戴近视眼镜，在安乐椅上抽着烟。这样子和我想象的专家是有点不同的。

“你讲英语还是华语？”专家先开口了。

“我说华语的。”这个专家还是两种语文政策的榜样呢，真是少有。

“我已经看过你预先给我的题目表了，你的意思是一——”专家说到这里希望我表达来意。

“我们报社希望专家对这次防止车祸运动提出一些专家级的意见，不象平民的意见都是不进步、不科学化、不现代化的。”我表明来意。

“一般平民的意见是怎样？说来听听，让我这个少和平民接触的专家也能了解民生呀！”专家吐了一口烟说。

“一般平民的意见是：运动的结果，不是车祸减少的收获，而是‘国库’的收获。当然这只是平民的意见，不可登专家之堂。”我一面说，一面在察看专家的脸色，但是这个专家的脸色还是一“砖”不变，是不是被满脸油光所掩盖，则不得而知。

“我的意见也是认为这次的运动，车祸并没有减少；至于国库的收获，我也是不感到满意……”专家停住了。

“这么说专家对于防止车祸一定有独特的方法了？”

“当然，不然怎可以注册为专家呢？”

“那么专家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只有两个字。”

“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那两个字是什么呢？”

“立法！”专家满脸严肃。

我的心跳了一下，差点跌落地上，由此可见“立法”两字的威力。

“我们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很喜欢受法律制裁的，你看前几天的报章，对于种植果树的事，不是有个良

好公民写‘读者之声’要求立法吗？你看，他写道：……当果实成熟时，若有人敢偷摘，则立法对付，罚款千元，若是小孩则罚其家长，以增国库的收入。”

“这不可能是平民，一定是渴望其主子垂青的专家级的人员吧。”我说。

“不管是平民还是专家，反正立法是家家户户都知晓的事。”

“这么说对于防止车祸应该怎样‘立法’呢？”

“立法就是要能多多减少车祸，多多增加国库的收入。”

“那么应该‘立’什么样的‘法’呢？”

“第一是立‘行人礼申法令’。”

我马上开动录音机，唯恐错过专家的言论。

“请解释一下。”

“车祸的发生，据报告，有五十巴仙以上和行人有关系，也就是说车祸的根源在于行人，因此行人必须经过考试，考试及格，发给礼申，每年更换一次，考试不及格的，行路时背上必须挂上大‘L’牌，牌要明显，使驾车人一眼就能看见，而且要一个有行路礼申的人在旁指示着。”专家又停了停，吐了口烟。

“这么说考试和拿礼申都是要钱的了？”

“当然，立法和钱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了一增国库收入，行路礼申考试，每次十元，行路礼申每年更换费十元，‘L’牌为每六个月更换一次，更换费每次二十元。如果行路没有礼申，则罚款二千元或坐牢两年，或两者兼施，但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犯者最好罚款，不要坐牢，因此再立法，罚款可讲价，坐牢不二价。”

果然是专家级的意见，令我惊佩惊佩。

“那么行路礼申应该几岁才能考试呢？”

“人要一岁才能学走路，二至四岁出门要人抱，不准走路，五岁到六岁，才拿‘L’牌，七岁才考试。”

“这么说，如果七岁的孩子走路没有礼申，应该罚谁呢？”

“当然是罚其家长了。”

“如果是孤儿呢？”

“罚其收养人。”

“那么说应该罚孤儿院了？”

“当然，这要看是民办还是官办的。”

“还有这种分别呀！”

“如果是民办的，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当然是

义不容辞。如果是官办的，那对国库的收入是没有增减，可以减少麻烦。”

“专家先生除了这些妙算之外，还有什么良策可以防止车祸呢？”

“第二是立法对付那些骑脚踏车的人士。”

“怎么个对付法呢？”

“当然还是和行人法差不多，来一个‘脚车骑士法令’，必须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士才能骑脚车，他们必须先考上交通规则，考费每次十元，考上之后才能拿工牌的学习执照，二个月之后，才能考试，及格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脚车骑士。工牌每三个月一期，每期十元，及格后，一年十元。”

“没有礼申的骑士如何处理？”

“第一脚车充公，公开拍卖以充国库；第二，脚车上若有载什么货物，一概充公。罚款与骑士的经济情况成反比。还有一条骑士必须要买保险，戴铁帽。铁帽的规格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局的尺寸。”

“专家先生，买保险的用途是——”

“噢！脚车骑士买保险，第一可以在遇车祸时，获得赔偿；第二撞伤行人，可以赔偿行人；第三，万一遇车祸，使到对方的名贵汽车受到损害，也可以赔偿别人。”

“那么，对于其他的交通工具，你还要‘立’什么‘法’呢？”

“有，当然有。譬如三轮车，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更应该立法管制。”

“怎么管制法？”

“首先，他们必须要交通规则及格，第二他们的体力必须要测验，然后分A、B、C三个等级，领有A级礼申的三轮车夫可以载坐二百磅，B级一百五十磅，C级一百磅，凡是超额载重者，必须罚款后三轮车充公。”

“还有什么规定呢？”

“三轮车必须每年交给交通警署检查一次，否则不能更换新的礼申。”

“还有对于摩多单车有什么‘立法’吗？”

“这是必须的事。摩多单车是一种不安全的交通工具，除了必须戴安全钢盔之外，还得穿上安全衣。”

“安全衣是怎么一回事呀？”

“安全衣是一种特制的衣服，有如太空人的服装一样，可以保护人体在接近光速的撞击不致于受伤。”

“请问这种安全衣面市了没有，价格如何？”

“这种安全衣目前在美国试制成功了，第一批货物不久可运抵我国，由我国国家垄断企管理局总经销。至于其价格呢，很简单，美国的成本，再加上垄管局应赚的五十巴仙利润，其价格将会在国会通过，如果货物供不应求，还可以恭请美国在本地投资设厂，以供国人的就业机会。”

“专家先生真是精明之至，那么对于汽车驾驶人

必须有什么‘立法’吗？”

“有！当然有了，我是对于每个阶层的人都是平等的，这样才显得社会民主。”

“那么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呢？”我也不懂为什么会用上“玩意儿”这字眼，可能我开始“专家化”了。

“记者某君，我是严肃的，怎么可以用上玩意儿这字眼呢？”

“专家先生，我深为我的用词表示歉意，请你继续下去。”我一时慌了手脚，没想到这位专家是这么严肃的。

“当然还是要立法。”

“‘立’什么‘法’呢？”

“就是要立法规定每辆汽车必须装上雷达安全自动煞车器。”

“这是什么新的玩——，新的仪器，请你再说一遍。”我差点又说出“玩意儿”了。

“这种雷达安全自动煞车器，就是当汽车要撞到任何物件时，它可以自动煞车，不用驾车人踏煞板。”

“这是那个国家发明？”

“非常荣誉，这是我发明的。”

“啊！这项发明可得诺贝尔安全奖呀！”

“多谢，我受之完全无愧！不过这煞车器的零件皆由外国运入，然后在本地安装，盖上‘天堂国制造’的字样。”

“这也是荣誉啊！可以提供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且对于交通安全作出伟大的贡献啊！”

“其价格呢，是由厂家提出，我会批准的。”

“汽车如果不装雷达安全自动煞车器则后果怎样呢？”

“不堪设想，那就是汽车充公，驾驶人罚款。”

“有没有什么例外的呢？”

“当然有，交通局人员除外，他们有足够的资格可以不用雷达安全自动煞车器。还有车号1到10和救护车可以例外，因此他们行驶时，其他车辆都得闪避，没有发生车祸的可能。”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记者某君，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专家象办完了一件壮举，显得洋洋得意。

我故意脸色一沉，俨然象个法官，对专家喝道：

“我现在要控告你，你把车号1至10和救护车连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你诽谤立法者！”

专家脸色苍白了：“这，这我是没有想到啊！”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可以减轻罪名吗？”

“啊！啊！”专家话都说不口了。

这时，一个保安人员冲向我，嚷道：“你是什么恐怖份子，我要抓你！”

我逃走，结束了这场有“国史”以来的奇异访问。

采访多難行

回師

一

突然接到友人的手稿，深为诗中老妈妈的血泪家史所感动，所以特访B城。

赶到那里，已经傍晚，真是“青山几度夕阳红”！——友人被迫离乡六年了。我找到他的好邻居工君，按址来到河边一间萧索的亚答屋，屋前当风抖着的柳丝似在控诉，板门敞开着，只见老妈妈正在油灯旁忙碌着。我们踏进门去，才看清老妈妈裁剪着一大堆寿衣，浅蓝的唐山衫已湿成深蓝色的了。老妈妈约莫六十岁，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我。工君跟老妈妈是熟悉的，向她作介绍，把来意说了，老妈妈才笑着站起来，“啪”一声把剪刀放到桌上，主动跟我握手，一面亲切地说：“自己人哩，坐坐坐……”走到屋后煮开水去。

我这时悄悄向工君了解到：老妈妈就靠缝寿衣维持生活；但这亚答屋，长年不断有南来北往的人串亲送暖……

二

深夜里，苦难河沉郁地流过屋后；一会儿又刮起大风，风声、水声汇成悲壮的巨音，星斗仿佛纷纷掉进河面。老妈妈此刻挑灯血话当年的仇和恨，丝丝鬓发早已在动荡的思潮中漂白了：

“十七年前，这亚答屋是我的长子山伟和他的朋友秘密开会的地点，每回都留我在窗外放流动哨。他们围住这盏油灯挤个严，又是争论呀，又是唱歌呀，有时还写标语、传单……”

“那时山伟刚刚初中毕业，由朋友志南介绍到三十多哩外××新村教书。那‘新村’也是出名的红区——坏人心目中的‘黑区’。记得山伟第一天去教书是穿着白恤衫蓝长裤，由我陪他搭渡过河的，临别我还嘱咐再三：‘要好好教人呀，莫辜负了乡亲们！……’每月他回来一趟，总是死绝忙碌，开会啦，联络啦，瞧他的心情却十分愉快，隔年正月二十日回家，我隐约察觉到他的神色不对，很是耽心。他匆匆收拾好一个行军包，若无其事的对我说：‘妈！我有急事，下个月恐怕不能回家了，骤然他眼眶旋起了泪花，一层热浪忽涌上我的心头。他从裤袋里掏出了几颗橡胶子，却鼓励我说：‘请妈妈记住：我们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转

身下屋后接应的舢舨，渐渐远了……

“半点钟后，也象现在的雨夜，洋鬼子率军警闯进这亚答屋搜查；一个外号‘歪目’的狗腿，翻到一首‘禁歌’，把次子山松抓走了。我扑上去拚命，被‘歪目’搡跌在地，头破血流。他临走恶狠狠丢下一句话：‘你的山伟失踪了！’

“犹如晴天霹雳，我定住神，立刻追上去……”

不知何时下的大雨，此刻猛扫过山林，仿佛洒落在我和工君的心上。

我激动地问：“后来呢？”

老妈妈继续控诉道：

“山松被捕，老伴早年去世，就剩下我孤苦无靠了，只好沿街叫卖九层裸度日，不料巧遇山伟的一个朋友，好些时日不见她了。了，只好沿街叫卖九层裸度日。一夜，我避雨到木屋区，内心还在叫苦卖不完，不料巧遇山伟的一个朋友，好些时日不见她了。她悄声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阿婶，姓苏的那小教员叛变了，出卖很多人，宝荆牺牲了，志南、山伟好多人潜入森林……’”

工君插言道：“苏狗现在是本州×主任了！”

老妈妈接着说道：“山伟离家的那一年六月中，苦难河边突然飘现了战旗，整个山城沸腾了，乡亲们喜极奔走相告。我正要出担，苏狗带洋鬼子和地头蛇咬上门来，笑里藏刀地说道：‘阿婶，叫你认一张照片！’我劈面给他一巴掌，打飞了他的黑眼镜。洋鬼子狂啤一声，扭住我的手臂，把照片掷到桌上，‘Is this your son?’（‘是你的儿子吗？’）苏狗从洋鬼子身后伸长着手叫道：‘说！是不是山伟？’我一看照片，眼泪直流，”老妈妈又换过右衣袖擦泪，“这时，洋鬼子阴险地笑了，‘地头蛇，走近来帮腔：‘别哭、别哭了，说你认识不就消案无事了吗？’我大喝一声：‘不！’洋鬼子又‘卟’一声丢一张特放照片在桌上，苏狗又龇牙了，要看清楚呀！山伟被我们打死啦，旁边这两个女的，你也认识，她们是本地××校友会戏剧股红人呀！”我怒极，抓起这把剪刀……”

“被关了几天放出，邻居们都过来慰问。奇事却发生了：不久收到山伟的来信，说他依然转战在家乡一带。十多年过去了，山伟的生死还是一个谜！”

我怎能照实说令她伤心欲绝呢？——从友人的手稿知道：山伟已经为壮丽事业英勇牺牲了！我默默地站起来，走向屋后的苦难河，寄这黎明前的激流捎去祖国人民深深的悼念呵！我又回到顽强不熄的灯前，

听老妈说下去：

“和山伟同时参军的本地人，有两对男女出来投降，其中一对选择去中国，一对成了叛徒，刚才这位大姐来时有注意到一家屋前垒白石种剑麻的吗？”

我的确有注意到：剑麻长得三尺多高，簇叶密如刀丛，象是狂暴的匪辈。我奇怪竟会有人种剑麻来美化家门，因为叶汁有毒。

我微微一笑，“第一次看到哩！”

老妈恨恨地说：“那家就是叛徒的老巢了。当时出来投降的，每人可以领到一万八千罪恶钱……”

“阿婶！山松被扑以后的情形怎样呢？”我急切地问道。

“山松么？他原是一名机工，有许多搞工运的朋友，因此被刑讯达八个月，逼他出卖人，都被严词拒绝了。出狱后不到两年，就因肾受刑伤而致死！你想想，我该有多深重的仇恨呀！”

“那些日子，我就象屋前的柳树，两度暴风雨把

它摧残得片叶不活，我真是心泣极了。好在乡亲们都鼓舞我：‘阿婶啊，世道总有一天会变呀！’俗话说：海虽大，船头也会相撞——几年后，路遇‘歪目’，他狠踢一下我的竹篮，冷笑道：‘哼！你还没有死？还在卖九层楼？’我愤恨地驳斥他：‘死不去，我要活着为天下受苦人报仇！’……”

王君和我一直凝听着老妈的血泪家史，就象听着屋外如泣的每滴夜雨；但“我要活着为天下受苦人报仇！”这话，却强烈地撼人心弦……

三

有一年“九·一”夜里，我拜访了苦难河边这位老妈，临别时，她珍重地送我一颗烈士血染的橡胶子，要我种在心上；又指着郁葱葱的山林，要我倾听越加逼近的雷声……

我深信，红日快要照遍苦难河了！



千山遠隔有紅章

抗寒

读《深深的悼念》（《乡城文艺》第2期），我不禁为老高的逝世而泫然！

老高，即高湖，真名黄亚根，著《忆农庐杂文》；据悉曾用罗无的笔名油印出版文集《马来亚革命文艺的新动向》以及用北筋的笔名油印出版诗集《投荒诗稿》。仅写过小说一篇《血仇》（发表于《乡城文艺》第2期）。

高湖的总结文章，气势雄伟，因为他“拚将赤胆随文革”“发扬无产新风尚”；曾“三度入牢狱，反帝志益坚”，所以写的诗词，“空前烈”。

高湖的旧体诗词，深受《...诗词》和鲁迅诗的影响；朋友们都认为他的旧诗写得比新诗好，他“自己也觉得较倾向于旧诗，于是旧诗反而写得更多了。”但我觉得他的新诗《寄麻营》、《革命山岗在沸腾》

和《建筑工地放歌》也同样出色。

两年前，我还不认识高湖，却从辗转借来的录音带听到他唱的几支历史歌曲，那是他某次坐牢时由一位晚节凛然的志士教唱的。至今我还记念着他那慷慨高歌的男中音……

直到去年四月，我才同他见面两次。他是豪爽的，健谈的，我们在文艺战线上走到一起来了。不料今年一月底，惊悉他病逝广州！

啊！高湖，就象你所歌唱的霞旗那样，你的生命

飘出革命的火花

光辉美丽！……

1974年 12·19

* 题目引自高湖诗

拉手，肩并肩，奋战在山洪激流中的青年，不正是我们心高志远的青年们？

陈云

就如你们《发刊词》所写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在今天，这一句用得适当。希望《乡城文艺》永在民间。

建筑工人 永华

您好！

很高兴看到《乡城文艺》诞生。愿她为我们带来千万个喜讯，带来丰厚的情谊。

更高兴知道您们重视培养文艺新兵，我想：喜爱文学的青年们都会感到高兴的。也希望今后能保持《曙光初照》的短评，这对于想学写作的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

触目《乡城文艺》封面的油画，心潮如涌，那手

談工廠的工作

黎明紅

工厂的工作，分件工（自己工）和日工（公司工）两种。有时还分“冒”工和包工制，实际上是和件工相同性质的。

工厂主自然不会随便给工人以件工计薪的，因为他们往往要付给工人较多的工资（尽管产量也相应的提高）。他们总是希望用最低廉的工资，把一个人的劳力给买过来，为他劳作八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而榨取利润。他们又总是千方百计的用尽办法强制工人付出最大的劳力，达到最高限度的生产量。因此严厉的督工人员就出现了。这一些人，由上到下是：生产部经理、人事部主任、厂长、管理员和管工。他们是工厂主的忠实奴才，直接对工人进行压迫。高级的经理、主任和厂长，是压迫的主要策划者、决策人；当然，管理员和管工也是有份的，他们是情报的提供者，他们又是跟工人最接近的，许多压迫都是通过他们执行的。例如某夹板厂，管工有个哨子，他可以随时吹哨子，叫工人过来，吩咐工人工作，使他忙到透不过气来。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存在着。资本家剥削工人、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所以，尽管工厂主想尽办法，实行高压手段去增加产量，却总是发现，压迫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强，产量的提高也很有限。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压制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目前的社会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的觉悟日益提高，他们常用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当市场对资本家产品的需求数量大（产品的销路很好）之时，他们就挖空心思要使工人用尽劳力给他们进行超额生产。于是，件工制度便告产生了。它是在更残酷压榨的基础上，利用金钱上（物质上）的刺激，诱使工人拼命的去干活。

除了件工之外，在此时此地更常见到的是日工。日薪工友的工资往往仅能（或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最起码生活。五、六年来，一般工友的底薪还是在二元到三元半之间。例如在淡杯工业区，某家俱制造厂，男工底薪二元四角；某鞋厂，男工底薪二元三角，女工二元；纺织厂和制衣厂，底薪不足三元；这两项工业的薪水之低，是举国闻名的。某胶轮厂，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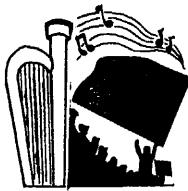
工底薪三元，女工二元半。在所谓「自由贸易区」，有的工厂，甚至一天只有工资一元五角而已。几年来物价猛涨了好几倍，主要用品和食粮一年数涨，工资却一年才加五、六角钱。工人在受到种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工作情绪肯定低落。但资本家自有他的一套，他们给工人定下一个标准数，工人必须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之中，完成标准数。如果工人无法完成标准数，就有被警告、扣薪或开除之虞。

资本家给工人们分件工和日工，对于工人本身是相当不利的。件工，助长了工人的私心；资本家又往往给厂内某个部门的工人算件工，别个部门算日工，另一部份工友做日工，而要日工赶工作给件工做，两者之间的薪水又相差甚远。资本家就是利用这一类的手法来制造工人之间的矛盾，分化工人的团结。例如某胶轮厂，蒸轮胎部的工友是算件工的，其他工友则算日工。件工一天可以赚整十元，日工则只有五、六元，女工的薪水就更少了。他们有的做了五、六年，有的做了十多年。随着物价日益飞涨，生活越来越不好过，工友们团结一致，向老板要求发给“生活津贴”，可是，件工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后来老板被迫答应发给工人每月廿五元“生活津贴”。但是，却不肯发生活津贴给件工。他认为件工不团结，好欺侮。同时，到处鼓吹“件工和日工是不相同的工人”。工友们明白这是老板进行分化的阴谋，于是据理力争，取得胜利。

工厂里，工人的工作环境及安全设备，一般是很恶劣的，空气极其污浊，各种气体和灰尘满天飞：车衣厂有布碎绒毛，树胶制造厂有胶粉和树胶发出的臭气，玻璃厂有灼热的玻璃蒸气，板厂木屑满天飞，等等。这一切的污化问题，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往往是老板为了追求利润，不顾工人的死活而造成的。这种恶劣的人为的环境，往往使工人遭受致命的伤害，许多工人因此而近视、呼吸器官（鼻、气管、肺）发炎、肺病、肾病、操劳过度、消化器官生瘤等职业病；人为的意外事件；造成许多工人残废，甚至性命不保，都跟老板的残酷剥削、压迫分不开的。当资本家还能继续剥削工人的一天没有终结之前，工人的生活就绝不可能不是悲惨的。

件工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的做工。因此，平时

赤道新曲



奋起吧 大众们

| 5 . 3 | 1 3.5 | 1 . 1 | 5 3.4 | 5 0 1 0 | 3 0 4 0 | 2 - | 2 . 0 | 6 . 4 |
 我们忍受了无尽悲苦的饥寒交迫饥寒交迫 我们
 | 3 . 3 | 1 1.3 | 5 . 5 | 3 1.2 | 3 0 3 0 | 3 0 1 0 | 2 2 2 | 2 . 0 | 4 . 2 |

 | 2 7.2 | 5 . 4 | 3 7.1 | 2 0 7 0 | 2 0 6 0 | 5 - | 5 . 0 | 1 . 6 | 5 3.4 |
 尝尽了人间辛酸的惨痛凄凉惨痛凄凉 有谁能知道
 | 7 7.2 | 3 . 2 | 1 2.1 | 7.0 5 0 | 2 0 4 0 | 3 1 1 | 1 . 0 | 5 . 4 | 3 1.2 |

 | 5 . 3 | 1 1.3 | 5 - | 7 - | 6 - | 6 . 0 | 2 7.6 | 5 1 0 | 3 4.5 |
 我们的怒恨 啊 只有这铁锤只有这
 | 3 . 3 | 1 1.1 | 3 - | 4 - | 5 6 | 4 2 | 7 | 5 5.5 | 3 1 0 | 1 2.3 |

 | 6 2 0 | 5.6 7.6 | 5.4 3.2 | 1 - | 1 0 5.5 | 3 5 0 | 1 2 0 | 3.1 5.5 | 5 0 3.4 |
 镰刀 我们要靠它来奋斗来奋斗我们年年呼着自由和平等要求
 | 4 6 0 | 5.4 5.4 | 3.2 5.7 | 1 5.3 | 1 0 0 | 0 0 | 0 0 | 1.5 3.2 | 3 0 1.2 |

 | 5 5.5 | 1 7.6 | 7 - | 7 5.5 | 3 5 0 | 2 5 0 | 1.1 7.6 | 7 0 2.3 | 4 7.7 |
 我神圣的人权的人权我们年年踏着先烈的热血勇敢地努力
 | 3 1.3 | 5 # 4 | 4 2.7 | 5 0 0 | 0 0 | 0 0 | 5.5 5.4 | 2 0 7.1 | 2 2.2 |

 | 6 5.4 | 5 - | 5 5.5 | 3 5 0 | 1 2 0 | 3.1 5.3 | 5 0 1.7 | 6 7.1 | 4 4.3 |
 向前冲向前冲这是我们人民奋起的时候我们要建立新社
 | 4 3.2 | 5 4 3 2 | 1 0 0 | 0 0 | 0 0 | 1.5 3.3 | 3 0 5.5 | 4 2.3 | 4 4.5 |

 | 4 - | 4 2.2 | 2 0 2 0 | 3 0 1 0 | 5.5 5.6 | 5 0 3.5 | 6 . 6 | 7 . 2 | 1 - |
 会新社会我们要为人类创造新乐园奋起罢 大众们
 | 6 6.6 | 6 0 0 | 0 0 | 0 0 | 3.2 3.4 | 5 0 3.5 | 6 . 4 | 7 . 5 | 1.6 5.3 |

 | 1 0 5.5 | 1 - | 1 . 0 || 2 | 1 | 1 | 1 | 1 | 1 | 1 |



團結起來到明天

堅 舟

无产者诗人鲍狄埃

1816年10月4日欧仁·鲍狄埃诞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是包装工人，母亲是劳动妇女。鲍狄埃从懂事以来，就受尽了饥寒与失学的折磨，十三岁那年，当过包装工人、纸店伙计，最后成了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鲍狄埃的一生一直跟工人兄弟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深深体会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深重，立志要为全世界受苦的人谋求翻身解放，因此，他抓紧工余时间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无产者诗人——《国际歌》的写词者。

鲍狄埃除了有九年时间流亡国外，几乎一辈子生活在巴黎。

1830年七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巴黎人民经过三天的激战，推翻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波旁王朝。义旗初展时，年仅十四岁的鲍狄埃高喊着“打倒波旁，自由万岁！”的口号，要求参加巷战，但因年幼被阻止。这时，年轻且满腔战斗热情的鲍狄埃竟以笔杆子代替枪杆子，创作了鼓舞人心的诗章《自由万岁！》，次年还出版诗集《年轻的诗神》。

“七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还未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终被资产阶级窃取了胜利果实，建立了以金融贵族为主的“七月王朝”；此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斗争便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日益激化的矛盾斗争。尽管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随着1831年11月及1834年4月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后，法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战斗在国际工人运动初兴的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鲍狄埃，免不了受到当时泛滥全欧的空想社会主义^①的影响，不能看清：无产与资产是势不两立的阶级，前者必将战胜后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鲍狄埃更响往于巴贝夫^②的“国家公社”，并且在1840年发表了《是各有分的时候了》这首诗，流露出他开始有朴素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1848年2月，巴黎的武装群众捣垮了反动的七月王朝，但胜利的果实又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夺，劳动人民依然受尽剥削与压迫。

鲍狄埃经常跟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歌作者接触，决心做一个革命歌手。

从1840年起，鲍狄埃“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来反应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一连串铁的事实教育了工人阶级必须继续革命，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于是，爆发了“六月起义”，群众提出了建立“民主的社会共和国”的口号，筑起六百座街垒，与反动派展开了五天血战，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交锋，是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第一声炮响。

满怀革命热忱的无产者诗人鲍狄埃这回不仅挥笔怒斥敌人，还拿起武器，投入了烽火中，险些牺牲在激烈的巷战里。

“六月起义”在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失败了，无产阶级暂时退却，封建势力重新抬头。但它使法国工人阶级认识了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

1840年《···宣言》发表至1864第一国际成立之际，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战胜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③。蒲鲁东主义者后来分成两派，鲍狄埃支持其左派，写下《该拆毁的老屋子》一诗，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比喻成一座腐朽的老屋子。然而，他毕竟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

1857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转变成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不可救药的矛盾，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却促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紧跟着第一国际于1865年初在巴黎成立支部，鲍狄埃把五百多个绘制印花布厂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加入第一国际。四年后，鲍狄埃领导了巴黎四、五十个工会及其他组织共同组成了工人协会联合会。

1870年7月，法王拿破仑三世挑起了与普鲁士

统治者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谴责这场侵略战争，并领导欧洲工人兄弟纷起反对。

但在色当会战中，法军反而惨败，法王遭普军俘虏。消息传来，巴黎爆发9月4日革命，广大群众与士兵推翻帝制，资产阶级却趁机成立“国防政府”。随着普军大举侵入，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从法国方面来说变成了法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同日巴黎革命工人一共成立了二十个区警备委员会，并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对抗卖国投降的“国防政府”，并领导人民反侵略到底。这时候，身为中委的鲍狄埃写了《自卫吧，巴黎》等政治诗，号召人民“我们的法兰西要用起来来缔造”！

难忘的1871年来到了！当时巴黎外有普军的重围，内有“国防政府”的反动统治，人民真是怒火万丈，就在巴士底狱广场的青铜柱上升起了反侵略、反卖国的战旗，五十五岁的鲍狄埃带队通过广场。2月间，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终告成立，接着伟大的3月18日革命胜利了，巴黎公社诞生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权。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人民的军队、警察和法庭，打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标志的旧国家机器，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提出“打倒剥削人的制度”，第一次采取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

公社成立后，在4月16日以3601张选票中的3352张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又担负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协会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为了团结广大人民，争取社会各阶层对公社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同情，鲍狄埃发起了“各省协会联合会”（是一个广泛团结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群众组织）并与巴黎共济会会员（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举行抗议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的游行，赢得了对公社的广泛的社会同情。

巴黎公社的成立，虽标志着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在公社选举之前，反动分子仍很嚣张，加上公社领导人多受蒲鲁东主义影响，幻想感化敌人，没有坚决且迅速地镇压反动势力，反而拉他们谈判，参加选举，搞阶级调和，结果资产阶级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反占优势。严酷的事实告诉了鲍狄埃：绝对不许放弃阶级斗争。因此，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必须实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克服蒲鲁东主义干扰下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立刻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

当凡尔赛军队勾结国外反动派向巴黎公社反扑过来时，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为了保卫公社，鲍狄埃与人民群众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战斗。5月21日，敌人进攻城门。尽管敌人用远胜于公社社员的武器作疯狂猛攻，英勇的公社社员个个胸怀红心，誓把革命进行到底，同敌人对峙了一个星期。每座街垒，每户门窗，都向敌人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塞纳河上的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打沉，船员们高呼“公社万岁！”壮烈牺牲。5月27日，一批公社战士退至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北角墙下，血战到弹尽援绝。街垒轰塌了，枪声平息了，巴黎陷入极端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报纸说，有一条血渠从一个罗博兵营的杀入场流进塞纳河，把几百公尺以内的河水都染红了。

鲍狄埃带着发热的枪筒，睁大充血的眼睛转入地下活动，隐蔽在近郊工人区的一个朋友家里。匪徒到处搜捕他，却是枉费心机。5月30日凡尔赛报纸宣称他已被“处死”，就在这个时候，鲍狄埃百感交集，公社成立前后的情景，一齐涌上心头。眼看着新生的革命政权暂时失败了，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里，顿时使他满腔热血沸腾了起来。他想，总有一天，寄生虫会消灭干净，无产阶级专政会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鲜红的太阳定会普照全球。鲍狄埃恒着血海深仇，又用笔杆子继续战斗了。几乎在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完成《法兰西内战》的同时，鲍狄埃写下了《国际歌》以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反击阶级敌人的白色恐怖，并向全世界无产者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所指出的光辉前程——“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后的第二天”，鲍狄埃完成了这首气势磅礴、震撼世界历史的《国际歌》后，就离开巴黎，流亡国外，并在流亡英美期间参予工人运动传达巴黎公社经验，控诉阶级敌人的血腥罪行。在这些日子里，鲍狄埃依然朝气焕发，斗志昂扬。1884年在巴黎公社老战友倡议与帮助，出版了诗集《社会经济诗》、《什么叫做疯人？》。1887年又出版了《革命诗集》，《国际歌》即收集在此。

鲍狄埃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浴血街垒战，使他体验到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终成为一个有科学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者诗人。

1887年11月6日，鲍狄埃患疯癫症在巴黎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一岁。他的骨灰被送到拉雪兹神甫地与壮烈牺牲的公社社员遗体埋在一起。当成千上万的群众高举火旗，参加了他那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时，警察阻止游行，因而与示威群众发生搏斗。

然而，四面八方的群众仍不顾一切高喊“鲍狄埃万岁！”。至今，鲍狄埃墓有一个打着书本形状的石碑，上面刻着《革命歌集》的题词，以纪念这位“最伟大的用歌作工具的宣传家”。

工人作曲家狄盖特

《国际歌》的作曲者是比尔·狄盖特，1848年10月8日生于比利时根特的一个法国工人家庭里。不

久，全家迁回法国，居住在北疆工业重镇里尔。狄盖特七岁就当童工，长大后当过家具工人。但他酷爱音乐，少年时代所作的曲子已富于民歌色彩。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的当儿，狄盖特年仅二十三，一心想潜回巴黎参加战斗，却被封锁线阻挡住去路，此后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才逐渐转向革命歌曲的创作。就在1888年6月16夜纪念鲍狄埃会上狄盖特毅然接受了《国际歌》的配曲任务。曲谱以进行曲的速度，分节歌的形式，铿锵有力的音调，组成了一曲庄严雄伟的战歌。

6月19日，《国际歌》的曲谱刚刚完成，就在里尔工人合唱团里唱开了。6月23夜，里尔卖报工人有个纪念会，狄盖特亲自指挥合唱团，在会上首次正式演唱了《国际歌》，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后，这支新歌第一次就印了六千份。

1894年，《国际歌》在里尔正式出版。反动派惊恐万状把发行人判监一年，并且宣布《国际歌》为“禁歌”。

狄盖特晚年住在巴黎近郊工人区，继续组织工人合唱团，过着街灯工人的贫苦生活，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27年7月，狄盖特受邀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一次盛典。当一列列男女工人队伍高举火旗，迈着刚健的步伐，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通过红场向他热烈欢呼致意时，狄盖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因为他亲眼看到十月革命已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取得了胜利。他热情歌颂十月革命，随后创作了《俄国革命的胜利》、《镰刀和斧头》等歌曲。

此外，他还创作了《红色姑娘》（献给巴黎公社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等，一生共出版了二十多首革命歌曲。

鲁迅语录

“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就统一了。”

1932年9月26日，狄盖特以八十四岁高龄与世长辞了！安葬在巴黎圣丹尼区。举行葬礼那天，送殡群众有五万人之多。

“团结起来到明天”

巴黎公社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只存在七十二天，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而《国际歌》就是把巴黎公社的曙光化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凯歌，化为今天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①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法国傅立叶为代表，幻想建立劳资协调的“理想”社会，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阶级调和论者。
- ②巴贝夫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公社”，主要由劳动者参加、共同劳动、平均享受。这体现了熟的无产阶级的要求与利益。
- ③蒲鲁东主义反对大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希望人人都成为小私有者。再者，反对工人革命。



懷念蕭揚

魯尼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
那就真正死掉了。

——魯迅

蕭揚同志沒有死，他埋在活的同志們心中！

我懷念蕭揚同志，雖則我們見面的日子是那麼短促。

我怕回憶，但又想回憶。……

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五月，陳林同志為了組織的調動，擔任別的工作，便帶了蕭揚同志跟我們聯繫。

記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是在一條人聲嘈雜的街道上。我站在窗前，行人道中站着陳林同志在等著他。我看到他坐着辆綠色的腳車，腳車放了一疊“昭南”報，要不是知道的人看來，他真象個報販。

陳林跟著他說幾句話後，便帶他到樓上。

“這是蕭揚同志。”

“這是××同志。”

親熱地握手後，陳同志便把一切向他交代。他又問了我一些事情，我也照他所問的回答他。

他穿着很朴素的衣服，一件衬衫、一條工人“大成藍”褲子。戴着帽子的頭髮，沒有放油，脫了帽，頭髮便落到額下了。還有，那微黑的好象帶點“酒刺”的一幅很親切的笑容（寫到這裡，他彷彿在笑我笑了）……

第一個徘徊在我腦海中的印象：“他是那麼年青！”但說起話來是老練的、堅定的，不象一個廿歲的人。

“以後是他跟你們聯繫了。”陳林同志向我說。

從此，這一位可敬的年青的布爾塞維克戰士，便和我們在一起，指導著我們的地下工作了。

他很誠懇，很詳細的告訴我們，如何爭取群眾，如何發展群眾，如何教育群眾的一切技術智識。又告訴我們怎樣注意及避免敵人走狗的追蹤及監視，教給我們許多許多斗争的革命理論，並且實地督促我們檢討我們的實踐工作。大家都興奮的在他的鼓舞下教育下，努力地把一切獻給反法西斯的鬥爭。

但是，不幸的事情終於來臨了。

在一天的中午，他突然出現在我的房門口，（距我們約定會見的日期還有四天），他告訴我，M同志及T同志被扑的消息，並且叮囑我，最好也離開這兒幾天。

“最要緊的事，我們不能出賣同志呵！”他說。

就在那天下午，他到小坡去，給一個叛徒出賣而

被扑了。

想不到那一次匆匆的會晤，竟是最後一天淒涼的永訣啊！

從此，我苦苦地想着他，我很愁痛的想着他。那年青而且不強壯的身体，如何去接受那法西斯殘酷死刑？我不斷地等著他出獄的消息，但是過了一個黑暗的秋天，又一個黑暗的秋天，依舊是渺然無迹……

他死了，不！壯烈地犧牲了！

第一次知道他的噩耗是在和平創刊的新時代半月刊的第一期上。載的是《文艺殉道者——林義平（筆名：蕭揚、海藍、宋安等），年約廿歲、閩籍，于一九四二年秋間遭日本憲兵逮捕，聞已宣判死刑，壯烈殉難。’

第二次是聽到監牢里出來的T同志的口述，T同志說：

“蕭揚被絞死了！”

T同志告訴我他獄中的生活，說他在獄裏很好，很努力地指導大家學習，盡他所知道的智識，理論都告訴他們，比在外面說的還要詳細。“他讀了很多的書，革命理論以及文學理論都非常熟悉，是一個革命者又是一個文學工作者，他寫得很好的文章，死前還寫下兩首遺詩呢。

最後，他被判死刑，臨死之前，他沒有沮喪，沒有悲哀，只說了：“只可惜我沒有多做點工作。”

“只可惜我沒有多做點工作。”呵！讓我重複地寫下這一句顫動心弦的遺語。看到了這一句話，同志們的感受怎樣呢？

知道他的死訊的時候，我寫下了一首悼詩，現在把他錄下來：

罪惡的黑手投下了阴影，
懷思的夢成了心中的網。
如今，
夢已化作鮮紅的花束，
埋在你無名的墓上。
絞刑室息你反抗的喉嚨，
勝利給予我自由的呼聲。
但，
安息吧，安息吧！
我不憂傷，
舉起給予我的武器，
完成你的遺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 茂盛膠林親手栽

(12月13日讯)今年11月19日开始的吉打州南部和霹雳州北部的胶工反饥饿斗争，至今方兴未艾，其声势之浩大，为26年来所罕见。

1945年10月霹雳州也曾有过26万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大示威游行，以及雪兰莪州的煤炭山罢工怒火。“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星槟日报华玲记者11月20日讯)今日，华玲北部为数约1千名的村民，齐出会集于公路上，准备向华玲方面游行而来，唯被警方在半途所阻拦只得停下来，可是他们并没有疏散，继续集会，至到当局派发粮食为止。

这些村民来自沿公路之数个甘榜，包括甘榜威英、甘榜鲁雅、甘榜波科士对、甘榜西布、甘榜得叻峇、甘榜万那、及甘榜旺峨等。

彼等持有标语，上志“我们是穷人”“我们要粮食”“我们饥饿”，参加纠察之一名村民阿利亚斯惹谷语称，村民因为目前：胶价低落，物价高涨，连绵雨天，村民没工作，无收入，致使个个家贫如洗，不得不纠察求援。

有关之纠察始于今早，距华玲12英里的甘榜威英等村民开始步行向华玲，但在甘榜拉浪为警方所阻拦，只得停留在草场处，另一组，即甘榜拉浪通来华玲公路沿途之村民亦继续向华玲游行而来，唯彼等则于今日下午在甘榜旺峨被警方所阻挡，并被劝停留在当地之民众会堂。

村民说他们将继续逗留该处，至到当局分派粮食予他们为止。

警方曾于甘榜旺峨发放催泪弹，逐散集会之村民，但是过后村民又回到此处相集。

华玲县长，警区主任及代议士经于获讯后莅场观察，稍后村民派出五名代表赴县署会见县长，其中一名代表为阿利亚斯惹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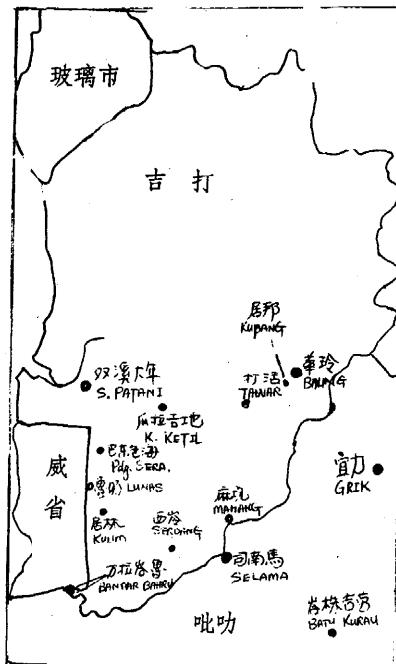
(星槟日报居林记者11月20日讯)吉南居林县觉醒行动区之双溪巴昔村，由于受到戒严令及胶价惨跌之影响，目前约有百余家庭成员将面临挨饿之处境。

双溪巴昔村接近实施廿四小时戒严令的昆仑蒙树山居民均以割胶为生，于工暇时间并深入野岭采藤，以增加入息，近来由于胶价惨跌，加上治安当局完全禁止他们进入深山野岭采伐藤类及其他植物，入息即告顿失，生活遂陷入困境。

(11月30日讯)吉打州乡下的胶价最近跌至每斤两角半，胶工、小园主都叫苦连天，他们一个月做不过十五天的工，两夫妇一齐割胶，每月收入约五十元。五十元与高涨的物价实在没得比，因此胶工们，特别是乡村马来胶工、小园主们都陷入真正的饥饿状态。居林的村民尤其惨，由于下雨，加上当局军事“围剿”的影响，他们这个月只割了七、八天的胶，吃野薯过日的情况已经出现，甚至饿死了五个人。

人民是最现实的！尽管当局曾经在几个市镇召集过村民举行所谓“反共大游行”，但是曾几何时，现实教育了人民采取正义的斗争——反饥饿游行，这次游行由华玲一带村民开第一炮，接着锡埠、双溪大年、居林、万达峇鲁、吉北等地都先后行动起来。

滿肚苦水滿身債



华玲游行第一次发生于11月19日，约数千人参加；21日第三次人数剧增至1万3千人，不单周围的甘榜参予斗争，连北霹雳的宜力村民也都集中到华玲去。

23日，锡埠四周1万村民南下北上齐集政府草场集会，强烈呼吁“胶价与物价平衡”。

同一天居林也有数千人游行，抗议胶价惨跌。

24日斗争烈火漫延到双溪大年，游行集会的人数超过1万人。

接下去，万达峇鲁和吉北各地也分别开展类似行动。

这次吉南霹北的反饥饿游行有一些特点值得介绍：(1)目标正确、鲜明，要求政府解决饥饿以及胶价问题；(2)纪律森严，华印村民没有受到半点干扰；(3)态度坚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次反饥饿游行，说明了马来村民已经觉悟，不再害怕军事“围剿”——“觉醒行动”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了。一旦马华印村民大团结起来，深信其威势必是“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12月5日讯)在两星期前由于胶价惨跌，物价高涨，广大之贫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特别是广大胶工。而他们之觉悟也逐渐提高，懂得了必须要展开斗争：他们离开了甘榜，走上街头，展开了反饥饿示威游行。吉打州之华玲在11月19日打响了第一炮，大约有1万3千名之胶工及家属开展了声势浩大之示威(仅有星槟日报于11月21日报导一则新闻而已，过后所有胶工之斗争新闻皆被封锁)。过后吉南区(吉打州南部包括居林、西冷、鲁乃三巴央、麻坑、麻佬、巴东色海、万拉鲁)，吉中区(华玲、居邦、打活、瓜拉吉底、双溪大年)，下霹雳(宜力、司南马、峇都吉劳等)接二连三开展了斗争。

这次的行动以马来胶工占大多数，他们把矛头对准反动政权，他们提出州部长、议员、高级公务员必须减薪；(2)各种物品，特别是日常用品必须减价；(3)提高胶价。

在开展斗争中，他们有到该地区之市镇杂货店购物，或咖啡店吃东西，他们无钱付还，但他们出示身份证给店主登记，吩咐店主向该区国、州议员收账。

广大胶工之情绪非常激昂，显示出农民运动将逐渐开展。

在斗争中吉打州州务大臣险些遭到胶工之痛击。吉打州国阵之另一行政议员，在其吉南区鲁乃之住家遭到数千胶工之包围。

吉中、吉南之斗争非常之突出，他们获得广大群众之支持，各大专也以实际行动支援他们，这两天在隆、怡、槟掀起更加广泛的大规模行动。

槟“理大”也摄取了在吉中、吉南胶工斗争宝贵之图片，队伍相当强大，为近几年所罕见的。

回顾1966年那一阶段时，胶价也非常低落，但胶工没有大规模之行动，只是消极之行动。

两星期前之胶价显得非常低落，白片1斤只2角多，胶工形容，割2斤胶还换不到1斤糖。在小园主之园丘割胶，是对分比例，他们一天只能收入1元5角左右，教他们如何过活。

他们懂得了只有斗争，才有出路。慑于斗争行列以马来胶工及其家属占了80%，而各地又相继战叫起来，所以当局才拨出卅亿元收购胶片来囤积，以缓和人民愤怒的情绪；同时也采取各种恫吓、镇压的手段，但斗争并没有停止，这是一项好事！

（马大生12月5日讯）12月3日超过4千名学生群众发动示威以支援华玲等地居民之反饥饿斗争。示威事件立刻轰动了整个吉隆坡。学生群众在雪兰莪俱乐部草场、在国家回教堂、在巴生巴士车站的集会都被镇暴队以粗暴血腥的手段镇压和驱散。总共有1129名学生被无理逮捕！当局还百般污蔑学生群众“企图制造骚乱”“攻击镇暴队”等等。

吉打、霹雳两州饥寒交迫的农民的斗争不是偶然也不是孤立的。这些反饥饿斗争显示了我国人民普遍存在的贫困饥饿现象。尽管当局口口声声自夸“繁荣”，但是，我国的大多数工人、农民、小贩及小职员等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过去两年中，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已升涨了50巴仙至200巴仙等。但是，土产如树胶、锡米等的价格却一直下跌，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全国性的贫穷与饥饿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广大人民要面对通货膨胀、失业等等问题？

许多年来，我国一直处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英国殖民统治无情剥削我们的工人，蛮横压迫我们的人民，并且强行霸占掠夺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树胶、锡米）。

1957年后，情况变本加厉的恶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在经济上，我们还是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新殖民地。这些外国资本家拥有和控制超过六十巴仙我国的股票资产以及超过七十五巴仙我们的农业土地：

(1) 哈里申(360,430英亩土地)；(2)牙直利(213,980英亩)；(3)Boustead—Buttery(149,250英亩)；(4)Rea—Cumberbatch(120,310英亩)；(5)Barlow(111,600英亩)；(6)森那美(81,400英亩)；(7)Socfin(75,060英亩)；(8)南洛(74,780英亩)，总数1,685,850英亩。

同时，政府公开的和暗地里勾通了外国垄断资本家来剥削我国人民。因此，
1. 我们的部长和国会议员们时常高谈阔论，拼命鼓吹外国投资。其实这不过是要我国工人提供廉价劳力以提供这些外国资本家剥削吧了。

2. 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只顾和垄断资本家眉来眼去，时常纵容他们提高主要购品的价格（如糖、面粉、牛奶等）弄到人民困苦不堪，民不聊生。政府这样做还不是因为要在物价飞涨时，部长及其家属可以瓜分得多一些利润！

3. 很多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都贪污，利用他们的地位肆意敲榨人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4. 当我们无家可归的贫苦人民盖起简陋的木屋来作为家人栖身之所时，当局却派出镇暴队，凶残粗暴地摧毁刚建起来的住屋，又动用了什么“法律”，在法庭上欺凌这些居民，乱加罪名。

我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腐败畸形，千疮百孔，害了一小撮人，苦了广大劳动人民，导致了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现象。这种不正常的制度，一定要彻底把它改换！

华玲区贫困交迫的饥饿人民已经看清楚了事情的真相，我国其他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也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如今我国的各地人民都已经站起来了，大家意气风发，直面任何风暴，向整个社会制度提出挑战！

我国各族学生群众也纷纷起来响应人民的呼声，各大专（包括翁姑奥玛工艺学院，玛拉工艺学院，槟城理工大学，农科大学，国民大学，马来亚大学）的各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立意做全国劳苦人民的最坚强后盾！

12月3日，学生群众在国家回教堂集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以下各项：

- (1) 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把树胶及锡的售价提升到合理的价格。
- (2) 政府必须拿出诚意，马上制止大厂家兴风作浪，胡乱提高物价，日常必需品（如米、糖、面粉等）的价格必须受到抑制。
- (3) 开除及处罚一切贪污枉法行为不检的部长及州务大臣。



我們要土地

趙騰雲

一九七四年九月里的一天，浮华的柔佛州新山多了一个吸引人们的地方。人们看到柔佛州政府大厦对面的草地上，屹立着几个帐篷。在这些帐篷里，住着约三百名无家可归的劳苦大众。

为什么这些人会来住在州政府大厦对面的草地上呢？关心这个事件的人们看了挂在帐篷外的几幅大标语，就知道这些人是遭到了迫害。那幅标语写着：“Kami menuntut keadilan！”“Kami mahu tanah！”（“我们要求公平！”“我们要土地”）、“我们要住在那里？”、“我们的屋子被拆掉了！”、“把土地交还给人民！”、“我们要屋地！”

这些无家可归的示威者向围观的群众申诉他们用血汗搭起来的木屋，被强行拉倒了！这些木屋共有一百三十四间。木屋被摧毁的原因是他们——马来亚公民非法占有政府土地（？）。在房屋还没有被毁前，木屋居民们曾要求政府把拆屋期限延迟至马来亚回教徒开斋节后（也就是说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去安顿他们的家庭）。可是，在一个星期的期限过后，作恶的帮凶，在成群镇暴队掩护下闯进了新山达锡（鸟打拉）Tasek Utara 的木屋区，这群家伙把屋子里的人，包括才生产几天的妇女和婴儿都拉出屋来。妇女们苦苦哀求不要把她们的小家园毁掉，但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粗暴的举动。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掉了，一些妇女当场晕倒了，一些婴孩吓得病倒，群众对着这幕悲剧无不感到愤怒！

家园被毁掉了，木屋居民约三百人怀着悲愤的心情，集合到州政府大厦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了。听！他们在齐声高喊：“Menteri Besar Zalim！”（“州务大臣残忍！”）、“Mana Menteri Besar（“州务大臣躲在哪里？”）、“Mana Wakil Rakyat？”（“国州议员躲在哪里？”）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没有去上学，因为他们的课本被雨淋湿了，他们也齐声高喊：“Kami mahu bersekolah！”（“我们要读书！”）。

社会人士对木屋居民所身受的迫害深表同情，并给予他们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支援。远在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也租了一辆巴士车前来慰问这些敢于起来斗争的人们，大学生们还向围观的群众讲话，抨击

政府压迫穷人，允许外国公司占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掠夺我国富裕资源，然而劳动人民连拥有一小块屋地的权力都没有。星加坡大学的学生也前来给予这些被迫害的劳苦人民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看！大学生们帮忙照顾婴儿和小孩，清除垃圾，把木板搬来铺在烂泥地上。使到被迫害的人们深深的感到社会人士和大学生们对他们的支援所带来的温暖，他们说：“警官们时常巡逻过我们这里，可是他们对我们的苦境视若无睹，他们是在监视我们，而社会人士和大学生们却把温暖带进了我们的心窝。”由于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斗争越来越高昂了。每天不论是白天或晚上，他们向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揭露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一些留下来和木屋区居民一起战斗的大学生也向群众发表激烈的演说。

当局发现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于是州务大臣就出面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恐吓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强迫他们尽快离开州政府对面的草场，否则政府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但是觉醒了的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居住在帐篷里的人们一个也没有离开草地，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时，一大群镇暴队来了，他们给在帐篷里的人们一个钟头的时间搬离草地。可是恐吓在这时候失效了，镇暴队就动手把所有留在篷帐里的男女老幼拉上警车，接着这群家伙就象发疯似的把篷帐和搭棚拉倒。

镇压吓不倒觉醒了的人民，在当天下午约二时，一大群人举行了游行示威，示威队伍穿过新山的街道、经过州政府大厦直到法庭外，他们齐声高喊：“Menteri Besar Zalim！”（“州务大臣残忍！”）下午约三时，那些在凌晨被拘留的男女老幼被带上法庭。当他们站在大辆警车前头时，被拘留的学生带头高喊：“Hidup untuk rakyat！”（“为人民而活着！”）对于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聚集在法庭外面的广大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下午四时，大部分被拘留的男女刚被担保出来，在法庭外等待着的群众又向他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接着这些被担保出来的男女又列队到离法庭不远的草地上，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车镇暴队人员。镇暴队命令在群众队伍中的三名大

（转入第 24 页）

相聲



燒報紙

威

二

甲：哎呀，不好啦！不好啦！快来救火呀。

乙：喂！什么事呀，大惊小怪的。

甲：不好啦！那边着火啦！

乙：那里啊？

甲：理学院门前。

乙：……那是同学们在烧报纸。

甲：烧报纸？为什么？

乙：因为看不通啊。

甲：看不通？

乙：我国的报章，要看得通可不容易呢。

甲：是语文深奥吗？

乙：不是。

甲：那又怎会看不通？

乙：你懂得加、减、乘、除吗？

甲：这还不容易。

乙：小学考试试题的“是非法”，有做过吗？

甲：对的就打个钩，错的打叉。

乙：还有，你有丰富的联想力吗？

甲：这个……我也不晓得，你问这些干甚么？

乙：要看得通我国的报章，加、减、乘、除；是非法；丰富的联想力，都是必备的条件。

甲：莫名其妙。

乙：九月二十一日的大示威^{*}，参加的学生有多少？

甲：肯地的，不少过二千多人。

乙：除于二呢？

甲：二千多除于二，一千多。

乙：对，这就是九月二十二日，示威后一天，报上的数字。

甲：……

乙：九月二十一日晚上，学生会接管校政后，被一小撮学生，用野蛮手段所夺，当晚电台，及隔天报章，报导这批为人所利用的学生叛徒，是代表大多数学生呢。

甲：这应该用加法？还是乘法？

乙：用减法，把学生总数，减去大多数，剩下来的几隻小狗，就是他们所代表的。

甲：哪，为什么又要懂得“是非法”呢？

乙：大学内，学生采取罢课期间，学生会及其他校内团体，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第二天报章，只能在许多大人先生，和学生叛徒的“歪论”

堆里，找到一两句，经过删改，提炼和偷工减料的学生声明。

甲：这样，很多读者不是要被误导吗？

乙：“九·二一”的事件如此，别的事件也一样。大人先生们的“歪论”，常被刊登得大大的，占去全部版位五分之四。剩下一两行，才是较客观的报导。没有参予事件的读者，眼睛先被“歪论”蒙上一层雾水，没有敏捷的嗅觉及高超的“是非”法，又怎能判断谁是谁非，洞悉事件的真相呢？

甲：有理。

乙：我们的大示威还被报导为社会主义俱乐部一手包办，你觉得可笑吗？

甲：哗！两千多个社会主义者，这倒是进步的报导。

乙：正当大学内许多学院学生在罢课，校政一片大乱；外面又有红帽队、军警驻扎，你知道报章是怎样说的吗？

甲：一连几天的大标题“大学恢复正常”。

乙：校外读者，要看得懂的话，就得靠联想力了。

甲：怎样想也想不到事实真相。

乙：今天的“恢复正常”不正说明昨天的不正常吗？

甲：对啊！昨天的“恢复正常”，也正说明前天的不正常嘛！

乙：唔，前天的“恢复正常”，真说明大前天的不正常。

甲：哦！一连几天的恢复正常，原来是说明校内的一片大乱，当时却没想到这点。

乙：还有呢，报章上的报导，时常都是有所根据的。甚么根据可靠消息，根据有关方面，根据灵通人士等等。这些消息是否灵通，可靠，还得费一番精神、时间去研究呢。

甲：够了够了。要懂得几时用加？何时用减？怎样乘？如何除？已经不容易！高超的“是非”法不会，丰富的联想力没有，现在更需要时间功夫研究，为了不被误导，乾脆不看报纸算了。

乙：精神粮食，岂可缺乏？

甲：这些记者、编辑先生们，到底在搞什么鬼？替读者带来这许多麻烦！

乙：该骂的不是他们，他们是身不由主啊，被他们听见，可要“四”窍生烟了。

甲：“四”窍生烟？



沖出“後院”

丁旭譯

十二月中，一间被当作是“后院”的星加坡大学发生了一次空前的罢课事件。

可能，一些最近和星大同学们比较没有接触的朋友会觉得惊奇，不可接受。这里，尝试转译星大同学们最近的一些诗和歌方面的创作，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同学们的看法有所了解。其中，《珍珠坊的生活》，《Geylay Si-paku Geylay》，和《工业家之歌》，是同学们在迎新工作营时，到工厂及各地区去体验生活之后，有所感触而填写的。而《我们应做更多》及《同学们团结起来》是在五位学生会领袖被无理吊消学生证及驱逐出境（另外还有一位还在被搜捕中）后，同学们满腔怒火的呐喊。

从“后院”变成“前线”，这个转变，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突然的。但是如果结合起学生会今年来的一些活动——联合工艺学院、南大、义安工艺学院的反对巴士车加价一毛运动展开了广泛的公众人士签名请愿；反对学费增加一百元运动（导致了星大迎新会上的一场尖锐对话）；新山木屋区事件向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呈递请愿书（同学们以个人的名义，自愿地到木屋区帮助居民们，有2位同学甚至被捕）；孟加拉救灾运动，同学们拨出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各组

屋区去向居民们劝说，筹得了不少义款以及各种旧衣物；裁员调查中心，有鉴于近几个月来各工业区出现了广泛的裁员现象，同学们了解到有许多工厂甚至极端不合法地裁退工友，而设立了这个裁员调查中心，希望能对裁员事件的背景及裁员时应有的法律程序作调查研究。也因此而导致了2位建筑系同学被控阻碍办公；学生会会长被控参与暴动，3位同学被校方采取纪律行动，6位学生会领袖被驱逐出境。从前面的一整串再回复到这次的罢课，我们应该可以较明确地看到这个转变的基础。

同学们自己也这样说道：

“我们所以会对事变表示冷漠和缺乏自觉，是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校外的社会反应也如此，因为人们已被‘约束’到对一切漠然了……”

“我们星大学生会所要达到的任务，就是彻底变革上述情况。无可否认地，校园内或校园外都需要这种变革。

“变革，是我们唯一要做到的。关键在于我们抉选何种时机去催之实现，并且对人民有好处。”

社会的变革将爆发自各个角落，必然包括大学在内。

乙：对，四窍生烟，因为他们都是耳朵被人家塞了一个。

甲：怪不得，许多报导都是大人先生们的一面之词。

乙：眼睛被蒙住了一个。

甲：怪不得，许多报导是那么的模糊不清且误导性。

乙：咀巴被塞住了！

甲：怪不得，哑子吃黄莲，奉命不准发表劳苦大众的心声。

乙：七窍被塞其三，不是只剩四窍吗？

甲：说得对啊，不过烧报纸又有什么用呢？

乙：烧报纸的作用不很大，但却能提醒同学们，别再受报章的误导啊！

甲：你看，火焰这么大，一定很热闹的，我们也到那边去看看好吗？

乙：好的。

* 马大学生会于今年九月二十一日，为支持打昔乌达木木屋居民的正义斗争而展开一次示威游行。

同
學
們

團
結
起
來

你捉去了我们的领袖
我们要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
你把他们怎样迫害

我们向你发出了呐喊
你听吧 你想吧
但, 你甚至不听
但, 你甚至妄想扼杀正义的呼声

恐吓我们, 威胁我们
同学们, 让我们团结起来
要打破这窒息人的枷锁
我们要自由地畅言

工
業
家
之
歌

我要建一间工厂
用奴隶把它装满
锁上了他们 然后我坐下来
靠他们的血汗过活

我要给他们低工资
利润全属于我
我将会越来越富有
而他们挣扎于饥饿线上

这是真实的
且将继续下去
直到你逼我抵偿
我剥削所欠的血债

我 們 應 做 更 多

- | | |
|---|--|
| 〔合〕 我们应做更多
我们应做更多
同情虽然是很好
但我们应做更多 | 〔独〕 恐怖的景象在校园出现
警察和走狗到处跑
“他们的目的” 电台这么广播
为了要对付纵火者
但为什么又把镇暴队叫来
逮捕我们的学生领袖
还有谁不知道那结局是什么
但我尝试不想更多 |
| 〔独〕 我想象当我看到那个情景
工人们都被裁员
他们的家人将会多么难过
他们不知怎样是好
当工人的权力被完全否定
学生们又怎能站一旁
我震惊于他们的艰苦
但我同情他们 | 〔合〕 我们应做更多
我们应做更多
不想虽然是很好
但我们应做更多 |
| 〔合〕 我们应做更多
我们应做更多
同情虽然是很好
但我们应做更多 | 〔独〕 学生会领袖虽然都不见了
但我们却还有更多
那团结一致你从来未见过
学生们从各个角落
即使那副校长也要惊奇了
如何 噢 如何我们能办到
我们团结了 个个都知道
我们应该要做更多 |
| 〔独〕 那职工头子和背后的主谋
制造出那“暴动”事件
工人和学生没有任何武器
他们要的只是正义
那全都是因为世界不景气
但那却决不是事实
“裁员”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词
但我努力去理解 | 〔合〕 我们应做更多
我们应做更多
我们团结了 个个都知道
但我们应做更多 |



抗日战火炼红心 (油画)

于学高作

目錄

鲁迅纪念专页

鲁迅杂文选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北大(封二)
为了忘却的记念	北大(4)
学习鲁迅 紧跟历史主流向前进	今朝(7)
鲁迅告诉我们：斗争道路绝不是笔直的	洪哨(8)
学习鲁迅永不休战的精神（对口词）	严励(9)
沿着鲁迅的方向挺进	黎迅(10)
鲁迅扫荡千年吃人的文化	黔娄(10)
两幅画像	泰来(11)
要坚持先进思想意识的领导地位——驳高胡对鲁迅反潮流精神的歪曲	应裘(12)
为谁演出 斥尽唱黑调的话剧《翻身》	攻仁(14)
乡城之歌 遥寄南方	霜育(16)
红日在心上	忆乡(16)
我们三个两个	殷戈(16)
指期相见在前方	夏定(17)
西江月 咏史	旅征(17)
不再有一滴泪水	马浪(17)
霹雳河放歌	北弦(17)
明月湾没有诗情画意	贺闻(18)
民丹湾	北弦(18)
望热铁窗	佳凌(18)
探访	谢斌(18)
曙光初照 故乡三日	军跃(19)
罚款了事（三句半）	笑仁(20)
儿女们在渴望	成向阳(20)
万里望山之晨	马镰(21)
我们要土地	林敏(21)
离校以后	新崖(21)
要代价的“繁荣”	陈恳(22)
从学府风波谈开去	白(23)
“棍”的种种	红马(23)
短评（曙光初照）	(24)
诗评、小说、散文	
也谈谈为人民服务	竹秀(25)
从思想意义评马田诗集《南飞的箭》	何戈(26)
专家奇访记（讽刺小说）	胡二(28)
夜访苦难河	回师(30)
谈工厂的工作	黎明红(32)
雪中送炭 千山远隔有红章及其他	抗寒等(31)
赤道新曲 奋起吧 大众们（历史歌曲）	(33)
团结起来到明天	坚舟(34)
怀念萧扬（史料）	鲁尼(37)
通讯文艺 茂盛胶林亲手栽·满肚苦水满身债	支农(38)
我们要土地	赵腾云(41)
烧报纸（相声）	戚二(42)
冲出“后院”	丁旭译(43)
封面画 鲁迅夜读	
封三 抗日战火	